



譚嗣同書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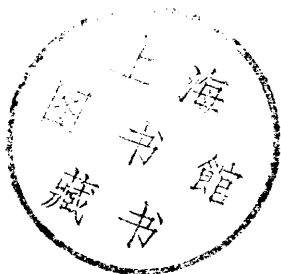
歐陽予倩編  
文化供應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7418B

譚嗣同書簡



後  
1900  
4  
19

夫子大人鈞座昨過酒有德

欲使通龍沈諸君則以默

然而玉頓春

許諭諸君保以心好為雪片

此謗惟是事則有傳聞不

雁者銷是漸如課中好言以何

至謂之說也

乃儘一在

極乘謬者就平正之極

批云云

未到者

深信不疑

不在上無不

遺臣此平

殺身滅族

初變事

當世之

被誅戮

夫洲而

感也嗚呼

武名日

法與論

真已能

勇猛耳

壯者

功

夫子之至人頌

賜書具承

福壽壽錫

世論周勃以慰以戲就 家反書

一殿因時

尊篤、未盡心灰意懶也近來所見無

一不可觀可幽直不勝言之之轉覺

平常逸奇偶有不知此者反以為異

斯破徑會美不幸影丁此厄刻無好

處推吾人所意料不及之事吾得耳

而目之或之語彈見而已悲憤之

數無可如何不得不以達觀處之免

爰不無其生財有之空欲披刺焉猶

流了不記有是流轉述之供實欵抑

無意偶流而旋忘之欵惟去年風信時

時頗存以一箇字寒責之意復妄意

天下之人無不當如此者及觀和俄條

欵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

舉而棄之口漢見金谷未化故視為漢文

然之談方東河西吳越而不得即刺秦

暮是南越北胡中國統於前正籍西洋古

日增其近日大富富商之家此以富

反面事雙

( 贖 手 同 嗣 譚 )

## 序

戊戌政變是政治的革新運動，不算是革命。但六君子就義，當時的確給與了社會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一班青年知識分子，因那一回政變的刺激，從怪怪麻醉中覺醒過來，中國的革命也就急激地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倘若那六君子不死，有許多人或者還會對由上而下的改革存着幻想。當時那六位青年志士，並不是不能預先逃走，但是他們竟不逃走，竟被捕去綁到菜市口砍了頭。梁任公的譚瀏陽傳有一段說：「……初君之未被捕也，有日本志士數輩，勸其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吾中國數千年來，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我小時候也聽見我祖父曾經對我述及譚先生在被捕之前對朋友說的一段話。他說：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樣樣事情都受外國的干涉，他作的事不願一走避責，更不願因外國人之干預使政府的命令不能執行。這種見解在目

前應作如何解釋自屬另一問題，在當時的確是最有力而得到大多數同情的表示。他給我祖父的一封信裏也說是：平日所互相勸勉者爲殺身滅族四字；另外一封信裏說：中國要弄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救。他那種慷慨義烈之氣，決死報國之心，早有打算。看來六君子的殉國是有計劃的犧牲。

田光一死激荆軻，爲挫暴秦；以後如關羽、岳飛、文天祥、李秀成等許多豪傑，都各顯其志節。翻開中國的史傳，忠臣義士，足以彪炳千古的每代都有。田橫島上的五百壯士；蘇州的五義士；太平天國敗後，萬多人聚而自焚；這些壯烈的事蹟，真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原來「重然諾，輕死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六君子之死也就是這種精神的表現。

六君子之中，似乎以譚先生嗣同爲最激烈。在他的著作當中，他對清政府不滿的議論頗不顯明，他給我祖父的信裏卻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爲儻來之物，無所愛惜。可見他骨子裏的主張跟保皇黨的主張不同。他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爲是一時的手段。還有一事爲證，就是他曾經祕密把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一類的書介紹給我父親

讀。

我祖父有三個得意門生，都被清政府殺了：第一個就是譚先生；還有唐先生才常，他是我的蒙師；還有一個姓王名孟南，號而湘。譚唐都是烈士，只有孟南是一個專與官紳作對，著名的訟師，但他有不可及的天才，倘若譚唐不死，以他那種不畏強禦的精神，必定也能在政治舞台上占重要的一席。

譚先生名嗣同，字復生。十二歲時，患病，死去三日，復活，他父親就叫他復生。那年，他的母親，姊姊，大哥，和其他親屬一家五六個人，同時染白喉症，死在北平的瀏陽會館，當時沒有人敢去收殮，我祖父毅然帶了人去一手把殮殮辦妥。譚先生十歲就跟我祖父讀書，以後每次回瀏陽，在我家裏往來很密。曾為監修我曾祖父母的墳墓，在山上一住好幾天。我小的時候常常看見他。當時瀏陽士子以爲他走過的地方最多，是邑中最能通達中外形勢的人，都特別尊重他。

他可說是無書不讀，經史詞賦之外，於基督教義，神學，佛學，無不精研。而於政治哲學，致力尤多。他於文事之暇，喜觀技擊，會騎馬，會舞劍。我曾見他蹲在地

上，叫兩個人緊握他的辮根，一翻身站起來，那兩個人都跌一交。他寫起字來，喜歡用食指壓住筆頭，人家覺得他無論什麼都有點與衆不同，我雖是小孩子，也覺得每見他時，就不由得引起一種好奇心。總之他是無處不表露才氣縱橫，不可一世之概。他絕無嗜好，我沒有見他吸過煙、打過牌。

他本是個貴公子，可是家庭生活不好，母親死得早，他爲庶母所歧視；婚姻也不如意；他的二哥酒生，死在台灣，聽說是自殺的。

當他三十三歲應巡撫陳寶箴之招回到長沙那年，和湖南許多贊同新政的士紳們計劃交通和探礦，辦時務學堂，武備學堂，保甲局等；又倡設南學會，辦時務報，湘學報等刊物。其時梁任公也到了長沙，人才躋躋，極一時之盛。我祖父在瀏陽把專研究數學的「算學館」也辦起來；我們家塾裏，除經史外加增了天文和地理的讀本，大家都要背誦行星恆星和五大洲以及各大國的名稱。不久又請了個從上海回鄉的英文先生，開始讀華英初階。

次年戊戌，八月的某一天的早晨，我正從床上揭開帳子，就看見我父親抱着一封



信，一面看一面哭；起來之後，又看見全家人都皇皇然切切私語。我悄悄地問母親，才知道常常來的譚七伯被殺了！

一時新人物全數銷聲匿跡；算學館無形停頓；匿名揭帖滿街都是；我祖父的名字，發劣紳們從聖廟的首事名冊上撕下，說是：「毀聖叛君，不許與祭。」外邊的謠言很大，說是要圍搜我們的家，於是舉凡與譚氏有往來的人家都相戒懼，就把譚先生的墨蹟一齊毀了。他被捕之前，因恐株連，也曾把身邊一切文件信札付之一炬，所以他的尺牘，和當時一班青年志士與他論學論政的信流傳甚少。

這幾十封給我祖父的信，是家母留下來的燼餘，其中曾有一封被親戚某盜去，爲唐有壬所得，有珂羅版影印本。目下所存的，我怕遺失，常常帶在身邊。這是一種很可寶貴的文獻，不僅有歷史的價值，也可以激勵士氣，於青年修養頗爲有益。

凡研究一個人物，單看人家所寫的傳記是不夠的。從其人和朋友，尤其是和親密的朋友的通信當中，最容易看出他的個性，人格，行爲和風度。譚先生這些信，很能看得出他當時情緒的高漲和鬥爭的激烈。其中論述時事，慷慨激昂，尤其對於甲午中

日戰爭失敗的憤慨，皆裂血涕之情，躍然紙上。

我們常提及所謂中國氣派，中國精神，卻始終說不出中國精神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古代不必多說，就近代而言：六君子之死是中國精神；黃花崗事件是中國精神；謝營長與全營兵士同殉寶山城是中國精神；張自忠將軍的殉職是中國精神；湘桂，黔桂，桂穗，滇緬各路，用超越的勞力超速度築成，是中國精神；還有許多例，不勝枚舉。總之，艱苦抗戰四五年，不撓不屈，就是中國精神最高的表現。新中國正在苦難中生長 譚先生的遺札在這個時期刊出，可說甚為適當。無數的男女青年，冒萬難歷萬險，為反侵略，為維護世界的和平，為建立人類永遠的幸福，與敵人作殊死的鬥爭；全世界的被壓迫者，都堅強地武裝起來了！這豈是先驅的烈士們所能料到？也正是先驅的烈士們所以含笑於地下的！

歐陽予倩三十一年三月於桂林

譚嗣同書簡卷一

一

夫子大人函丈。舟維甫鄂。轍環遽瀟。仲路爲之後從。榮躋因而失問。坐睽令德。悚慄如何。前日里門時詣尊府。文集無尊府二字笠耕世兄

。風氣日上。

文集風氣上有款其二字

掇皮皆真。秉荀氏之風。

文集作規

有萬石之謹。

通家厚誼。道款推誠。率爾造門。輒與李膺之燕。外存賓客。辱損馬援之貽。事會紛紜。來去倉卒。竟不及一箋言謝。愧悚而已。

。頃見

文集頃見下有函丈二字

致黃佩豹書。兼示嗣同。藉審道履休暢爲慰。讀至

旣經展拜新塋。稍遂昊天瞻仰。則此後無論升沈夷險。可以少安於心。聽其所遇可矣。文集無此句我瞻四方。蹙蹙靡騁。何辭之淒苦而

心之仁厚也。夫鋒穎者猝折。文集作頓猝滑疑者圖耀。赴幾者迅奮。委

運者後時。蹈海者狹節。卻金者止贖。昌言者亡等。默塞者違實

。天玄地黃。五角六張。勢趨於極。造物不能以自綱。則志士仁

人之所爲長顧而審處。文集作慮要必經緯萬端。衷於一是。特非事變

未至而先設一成格待之之所能詎皇矣。然而有不能不自疑者。東

征之師。既挫衄不能復振矣。佩豹前說宋將連大勝者。據胡提督鳳柱之電。後接魏午莊密電。則云宋軍連戰甚不得手。同時同地。而歧異若此。

明大勝之說不足信矣。總之。軍興以來。殺傷相當或有之。勝則絕無。何況於大。湘軍槍械皆缺乏。時有電向此間籌借。實無以應之。現趕造拾槍等。以備急用。湘軍若接仗。亦必牽率而敗。吳清帥巨津數日。復赴山海關。不知何事。今與宋祝帥同派幫辦軍務。劉峴帥入京時繞道至津。頗爲外間所議。恭邸翁李亦復全身倒入。名望頓損。餉項奇絀。購買外洋槍械。良楛不暇擇。又恐日人搜截。兩月間僅到小口徑三四千。張邵講和。此

間初接練署電。係赴日本之廣島。今僅駐上海。蓋日人拒而不納。途中道而改路。日人要挾太重。駭人聽聞。若不重賂西洋各國。求其居間。和議亦必不成。日人蓄謀十年前。募中國閩廣悍卒至九萬餘。得朝鮮。即於朝

鮮製造船廠。得旅順。即於旅順起蓋房屋。根深蒂固。豕突鯨吞。決無中止之理。前敵因有和議。請暫停戰。彼終不許。蓋平海城失後。牛莊營口遼陽一帶。時有警信。日人雖不暇擾南洋。而各砲臺無一可恃。初爲彭剛

直所遣。費二十年之經營。頗爲完固。峴帥與彭公有隙。遂信會廣照之言。一律拆毀重造。峴帥昨日觀南洋

防軍二十七營北上。江南幾爲一空。香帥爲此二事。大爲窘急。若和議不成。更有不堪設想者。辱國羞天下不

曠恤焉。(以上小注文集無)則天下有大患。政不在戰。而在文集無在字。多專中於三字。始事主戰之人。

此正遇事奉制之所以然。前月珍璋爲東邊道失守宜綸緩頰。曾闢暨攻發。棍責。死而復甦。命數既降。象累及其兄。從此嫌怨益深矣。(以上小注文集無)來書云。深夜思之。

。芒刺在背。可憐懼也。在某御史文集作某某豈不知如此。舉止之面。

猶隔一筵。此座可惜之意。文集作不了家事之意未宣外庭。必文集作乃逆探文集作挾其隱

微。使無復容匿。而忍慚於一逞。亦必深觀密計。見夫事文集作機之已

兆。文集作發情之已急。言之如此。不言亦如此。是不若明白慷慨。直陳

文集作斥無隱。天下因曉然於是非之所在。庶幾大小臣工。文集無大小匠工四字一意

奉戴。得以改圖易慮於人心鄉背之幾。文集作機此魚頭參政之對。所以尤

捷於鸚母折翼之夢也。文集無此句其濟則天。不濟亦何惜以文集無以字一身爲

三監文集借文集作藍作藉口之資。盡其深心矣。嗣同一齊民。何與人家國事。

竊恐刈著而遺著簪。尙不若故劍前魚之可念。一旦文集多一卿字何以處我

之間。瞠目而不能答。不知不覺。遂與於不仁之甚。而身長爲罪

文集作  
作善

人，悲夫。既不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斯貞之與邪。亦止爭

毫髮。反復推求。思所以終身自靖之道。了不可得。

文集有鳴巖復聞納  
肝誰屬八字

已矣。繞朝之策。徒有士燮之祈。憤激卽萬萬不敢。而

文集有細席之晉倚  
慮忘於臨臨九字

楹之歎。或以爲

文集作  
轉疑於

思嫁。又抑鬱而

文集無  
而字

誰語。若乃

文集  
作夫運策帷

幄。折衝樽俎。何以圖恢復。何以靖海氛。

文集有中樞有寄  
六關頓盡八字

自智勇不世

出之事。非鄙心所敢任。惟冀天祚我國。使和議速就。日月朗懸

如初。草澤無詞可執。則杞人誠愚也。幸甚幸甚。奉教不遠。

文集作  
在題

餘不縷述。

文集  
作寫

遙通江水。

無

文集作  
母

任欽遲。恭叩福安

文集無  
此句

嗣

同謹稟

文集作  
上

十二月二十六日。

夫子大人函丈。頃奉賜書。具承福躬嘉暢。訓誨週勤。以慰以感。致家嚴書呈上。河南書亦卽驛寄。其中大義微言。旣領悉矣。數月來不曾上一牋。因盼尊駕之來。兼心灰意懶也。近來所見。無一不可駭可動。直不勝言。久之轉覺平常無奇。偶有不如此者。反以爲異。斯誠運會矣。不幸躬丁此厄。別無好處。惟古人所意料不及之事。吾得耳而目之。或足誇殫見而已。悲憤至於無可如何。不得不以達觀處之。兔爰不樂其生則有之。至欲披荆爲緇流。了不記有是語。轉述之失實歟。抑無意偶說而旋忘之歟。惟去年風信緊時。頗存以一個字塞責之意。復妄意天下之人。無不

當如此者。及覩和議條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

而棄之。口漢之見。至今未化。故視爲儻來之物。圖自全而已。他非所恤。豈二百五十年之錫力供上。遂無一點好處耶。宜乎台灣之民。聞見棄之信。痛心切齒。以爲恩斷義絕。開關以來無忍心如

此者。大爲爽然自失。在已仕者自不當公言怨懟。若乃蚩蚩之氓。

方求河西吳越而不得。卽朝秦暮楚。南越北胡。中國之民。從前占籍西洋各國者。幾及千萬之數。此後

當日增矣。近日大官富商之家屬。甚至流離顛沛。反面事讎。奉天七州縣。倭允還我。民多有流寓上海租界。請保護。間有被泣留倭者。且官倭一

去。則官又來虜我矣。從而遷者數百戶。無告之民。其慘痛乃爾乎。亦將何詞以責之。魚趨淵。雀趨叢。是豈

魚與雀之罪也哉。諸將待士卒。無不剝谿者。自宋祝帥魏午莊李健齋外。雖宿將皆侵扣軍餉。去冬崇朝廷賞領軍士羊皮襖一件。及諸將發交。至扣抵餉銀五六兩之多。軍士赴

飲差處訴冤。劉峴帥置之不理。營務處馮莘培之流。轉復助紂爲虐。百端抑勒。余虎恩至不令勇丁出營買菜

。防其控告也。丁槐夙有威名。此次刻扣尤甚。縱兵焚掠其營務處。至爲叛兵所殺。李鑑帥初則盼之不來。終

則推之不去。大爲所苦。甚至自負其精槍快礮。供京僚帥府之應酬。董福祥手定新疆。人人稱爲名將者。且有

總辦軍務處及軍機處需索太多。虧累無從填補之語。此外更無論矣。軍士遂仰倭兵如神仙中人。恨不爲所用。以

免此凍餓困苦。倭人召募閩廣健卒。從九萬人。故戰死者卒皆中國人。眞倭人陣亡者。自去年至停戰。才六

百餘人而已。無怪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也。又凡中國購買外洋軍械。出使大臣從而分成。及兌價時。經手人又

要分成。故與清帥軍有西人已運到槍礮。因扣價太多。不肯發藥彈之事。此時西人視中國官吏。比於禽獸。故

有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腳之謔。又以縱賄諱三字批評中國。一切吏治軍政。無不譏破。署中偶延洋醫治病。



及問至漢口。洋行晤西人之曉華語者。輒故作哀詞。君以民爲天。民心之渙萃。天心之

去留也。生年感海冰膠。不能進船。去冬嚴寒勝往年。而倭進攻時。獨不合然則尊論二十年

之期。猶仁恕之至矣。和者以苟目前。而目前即有萬不可當之禍。尤可笑者。當全權定約尚未回

其息借民款等項。一律停止。遂若可恃以久安者。及烟台方換約。即傳四喜同春諸名部演劇矣。台灣苦戰三晝

夜。僅乃一勝。倭兵復進。遂不可支。難籠、滬尾諸險要盡失。可俯贖省會。萬無可守之理。軍民投亂。自相

焚殺。死者闔閭。撫署亦覆。唐護輦率各官逃走。已登舟矣。復被民兵捉去。幸其家眷輻重。而已內渡。仍得

遁歸。現在南京住家。原品休致。爲兩面王才數日耳。忠非忠。奸非奸。竟無詞以品題之。然倭人遂不血刃而

得台北府。並各省前所助所捐之餉械。及張香帥近所助之新式後膛精槍數千。槍彈數百萬。銀五十萬。一齊

送之倭人。計初七開戰至十三失雞籠僅七日。國朝兩次平台灣皆止七日。抑何應之巧耶。倭身分兵徇近縣

一面攻台南府。劉永福仍困守台南。然決不能久持。且電綫久斷。無從問訊。但望其能一死。死固無益。因軍

興以來。統領死者止左載二人。或得以此遮羞耳。楊歧珍見雞籠之敗。事不可爲。即率所部內渡。自回福建搃

台之任。其餘湘淮各勇。多由倭人遣回。隸湘者。已漸次抵鄂。聞有千餘人。而到者寥寥。蓋逃散沿江爲匪矣

。鄂中正爲此大費經營。接應不暇。而李經方派充交割之使。即坐倭之兵艦往台。見倭已得手。徑將文書交清

退黨者已退。其餘放心解體。優遊觀望。誰能復有夙志。然則退還者特虛語而已。且恐更進也。一旦決裂。直  
 摧枯拉朽。求如前之節次。遞敗何可得哉。俄人亦未必肯再為類。且俄於環春日日增兵。多至數十萬。西人稱  
 其軍容之盛。古未嘗有。意果何在。乃猶多夢耶。然割地一層。猶是禍之淺者。和約中通商各條。將兵權利權  
 商務稅務一網打盡。隨地可造機器。可製土貨。又將火輪舟車開礦製造等利一網打盡。將來佔盡小民生計。並  
 小民之一衣一食皆當仰之以給。自古取人之國。無此酷毒者。况又令出二萬萬兩之巨款。中國幾曾有此財力。  
 國家歲入七千萬兩。仍復散之於下。初非長往不返。西洋各國歲獲中國之利八千萬兩。然絲茶盛時可抵去三千  
 萬兩。餘五千萬兩亦在貨在中國。然已困窮不堪矣。今無端棄擲此數倍之款。即括盡小民脂膏。下至婦女之  
 簪環首飾。猶難取辦此數。聞京城特設一借貸衙門。以恭邸主其事。佐之者宰相尙書也。俄國允借一萬萬兩。  
 餘向各國分借。皆由俄國作保。將以滿洲借令修築鐵路酬其勞績。其取息之重自不待言。且恐不能無抵押之事。  
 總之。中國之生死命脈惟恐不盡投之於人。非惟國也。將合含生之類無一家一人之不死。寶融錢鏹之事已萬  
 萬無望。即求如南宋之稍緩須臾亦何可得。然則欲保京城四字又何在乎。全權恫喝劫持。皆恃此四字。獨不口  
 四海為家乎。此間是以有西遷之請。最為曲突徙薪之法。而迂儒大以為非。可見中國求一明白人不可得矣。又  
 七督撫請俄德居間暫緩換約。實亦萬不得已之策。而全權怒其異已而阻撓和局也。遂以引狼入室奏參嚴香帥。  
 其肆無忌憚。聞之髮指。由是香帥雇用俄國兵艦。以壯聲勢兼教練中國水軍之舉。遂已成而復罷。既而我不聯  
 絡英。而英與倭合。我不聯絡俄。而俄又將與倭合。而迂儒又以七督撫之稟為非。坐視全權挾一倭以制天下之  
 死命。不能出一謀。畫一策。轉以與全權忤者為不然。是誠設淫辭而助之攻。適足為全權吠聲之犬而已。

被髮左衽。更無待論。

使外洋入而代為練之。則發生送死之利權一操之外人。中國不變法以期振作。

民。胥為自種之奴。即胥化為日本之蝦夷。美利堅之紅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此數者皆由不自振作  
 。迨他人入室悉驅之海濱及窮谷寒瘡之區。任其自生自死。黑奴生計日蹙。止堪為奴。紅皮土番初亦不下數  
 百萬。今則種類減少至十數倍。蝦夷則漸滅殆盡。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奈何一不知懼乎。今日之亂。古亦無  
 可比擬。古所謂夷禍猶是河海同流之人。僭用為內外耳。今則別是一種。橫來吞噬。又各有本國。特以此為外

府。爲魚肉。豈復有相容之理。夫彼全無心肝者。固來諭所云胥天下無可責備之人。

亦可不責之矣。全照與倭相伊藤問答語。已自勒爲書。至以中國比爲倭之小兒。云既欲其長大。又絕其乳。豈得不死。伊藤云。中國豈可與孩提並論。全權語塞。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徒取辱耳。吳清帥聞和議成。身爲敗物。不敢爭論。盡出所藏古玩數百種。託香帥代奏。言可抵償兵費一千萬兩。如倭主不要。則轉請俄皇說情。別備古玩百種爲謝。香帥以嬉笑答之。若吳之荒唐。罕見其匹。

獨怪博學王文平日自命不凡之士。猶復不知此時爲何時。所當爲者爲何事。溺於考據詞章而怙以虛驕。初不辨爲某洲某國。概目之曰洋人。動輒夜郎自大。而欲恃其一時之意氣。盡驅彼於海外而閉關絕市。竟若經數十年賢士大夫無術以處之者。彼一出而且夕可定。及見有識者講求實學。力挽時局。又惡其形已虛而乘已短也。從而媚之疾之。詆之爲異端。訾之爲用夷變夏。然則便當高坐拱手以待誅戮耶。

論謂昔有亡國之君亡國之臣。今則有亡國之士亡國之民。蒼空談而無實濟。而又堅持一不變法之說。以議論爲經濟。以虛語爲氣節。及責以銀鉅。又未嘗不循循然去之。此亡國之士也。燒教堂。打洋人。明知無益。而快於一逞。於是暴風水而阻開闢。毀電綫。周漢之流又從而煽搖之。四川教案甚不易了。各國之房屋皆燬。斯各國之兵船皆至。昂昂上溯者已十餘艘。沿途莫敢

誰何。或曰賠百萬千萬。或曰數千萬止足贖辱。而貨物尙在外。打死之教民尙在外。法國則曰均不必賠。但中國之君中國之官既不能自約束其民。要此君與官何用。我當代爲理之。內外大官惶懼不知所出。各省加意保護之。電旨廷案紛至沓來。馴至湖北洋人每日游洪山須由督撫衙門派兵保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亡國之民也。士與民足以亡國。雖有寶融錢鏐復何所資藉。故不變法。即偏安割據亦萬萬無望。即令不乏枵竿斬木之輩。終必被洋人之槍砲一擊而空。衡陽王子慎明季之亂。謂求一操莽不可得。今即求如李自成張獻忠尙能跳梁中原十數年者。何可得哉。中國今日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數於夷狄。何嘗有一毫所謂夏者。即求並列於夷狄。猶不可得。乃云變夏乎。陳長嶽上書言與洋人戰不當用槍砲。當一切棄置而專用氣。然觀其文采則美甚。書法則佳甚。中國之名士大抵如此矣。夫洋槍洋砲之利。在西人猶其餘事。然亦萬無徒手可禦之理。殆誤於孟子製挺之說耶。然孟子明明提出秦楚二字。何嘗說可撻英俄德法諸國之堅甲利兵乎。且即以砲論之。其最大之克虜伯能擊五六十里。而開花可洞鐵尺許者。可使萬人同死於一砲。雖斷無萬人駢肩累足以待砲之理。而其力量所及要不可不知。由此以推。彼不過發數萬砲。而我四百兆之黃種可以無嗚煩。猶謂氣足以敵之乎。况彼之法度政令。工藝器用有十倍精於此者。初不必盡用蠻攻擊打而自可從容以取我乎。使我而爲西人。決無不瓜分中國者。况倭已得險要。已得命脈。已具席捲囊括之勢。獨不慮天與不取反受其害乎。有可幸者。或各國牽制。恐礙商務不即發耳。悲夫。會見中國所謂道德文章。學問經濟。聖賢名士。一齊化爲洋奴而已矣。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而猶妄授攘夷說。妄授距楊墨之說。妄授用夷變夏之說。妄授不貴異物賤用異物之說。妄授舞干羽於兩階七旬必有苗格之說。爲死已至眉睫。猶曰我初無病。凡謂我病而進藥者。皆異端也。大愚不靈。豈復有加於此者耶。且凡所謂西法。要皆我之固有。我不能有而西人有之。我是以弱焉。則變法者亦復古焉耳。何異之有。然則變法固可以復興乎。曰。難能也。大勢之已散也。然苟變法。猶可以開風氣。育人才。備他日偏安割據之用。留黃種之民於一綫耳。獨惜夫前此之寬閒歲月。不計此。不爲此。及見倭之變法而盛。猶不思效法。反詆之譏之咒之。初通商之不變。尙曰不習夷情也。庚申可變矣。乙酉可變矣。而決不變。至乎今日。奄奄一息。忽不度德。不量力。而與能變法之倭戰。如泰山壓雞子。如腐肉齒利劍。豈有一幸乎。初開湘軍之見敵即潰也。心雖哀之。未嘗不竊喜吾湘人虛驕之氣從此可少止矣。久之而驕如故。善夫左文襄謂

總論然之說曰。使既巧。我不能安於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無。夫做之一字。此等論所謂不知其。遂足以亡天下而有餘。雖有寶藏錢鏰。亦將奈此亡國之士與民之傲何哉。

何以戰。一詰難而語已塞者也。戰必有所以。曹劇猶能言之。今則民從耶。神福耶。忠之。屬耶。去年主戰之翁同龢輩。不授所以可戰之人心風俗。

與能戰之餉與械。又不籌戰勝何以善後。戰敗何以結局。嘗然僥倖於一勝。倘有一二深識之士出而阻之。即噉為怯懦。甚則詆為漢奸。雖然。此無勢之筭審猶有義之可執也。則宜日窮天。孤行其志。勝敗存亡或可不計。

及至形見勢絀。有百敗無一勝。所失膏壤方數千里。沿海八九省海岸曲折遶迴。不下三四萬里。處處皆可登岸。顧此失彼。日不暇給。守則無此恒河沙數之兵。棄又資敵。而海軍煨燼。滂滂大洋悉為敵有。彼進而我不能

距。彼退而我不能追。彼他攻而我不能救。彼奇捷而我不能蹙。彼有優游自得以逸待勞之勢。方且意於東而東宜。意於西而西宜。擇肥而噬。伺瑕而蹈。顧盼自雄。意氣橫出。我則望洋而嘆。束手無策。當海軍之未亡也

。言者欲直搗長崎橫濱為閉鏡救趙之計。不知我之海軍且失事於海口。其能得志於外洋乎。訓討操練既屬虛文。風濤沙穢尤非素習。一泛滄溟即暈眩嘔噦不能行立。竊恐東西南北之莫辨。不識長崎橫濱之何在。將舉國而

卻行。適幽燕而南其趾。其能與履險如夷習慣自然之悍敵。爭旦夕之命於洪濤駭浪中乎。雖海軍率領西人駕駛。其竭誠忠事與否已不可信。而戰之一事。又豈可責之一二駕駛之人乎。故我之海軍。僅能依遠近港。虛張聲

勢。初不意真有戰事。迨迫以軍法使當大敵。將士嚙向而泣。至有背遁者。其不戰而潰。不特智者知之矣。然海軍之不可用。猶曰中國所短也。中國所長莫如陸軍。而奉天敗。高麗敗。山東敗。澎湖又敗。旗軍敗。淮軍

敗。豫軍東軍各省雜募就地召募之軍無不敗。即威名赫赫之湘軍亦敗。且較諸鎮尤為大敗。將領相顧推讓而莫前。鄉農至以從軍為戒。聞與倭戰即縮胸不應募。或已募而中道逃亡。雖將領不得其人。然亦有善調度能苦戰

者矣。亡死數萬人。亦不為少。義勇之士矣。而卒至此者。則陸軍之於海軍又未必相懸殊也。至若餉與械之亡失。大小砲以千計。砲彈以萬計。槍以十萬計。槍彈以百萬計。其他刀矛帳棚鍋碗衣服之屬尤瑣細不足計。亡失

之銀錢與工料以千萬計。統中國之戰守填防且餉加餉儲峙一切。又以千萬計。司農告匱。外軍搜括無遺。下而動捐助捐。房捐商捐。加稅加釐息。借洋款息。借民財。名目雜出。剔脂蝕髓。且陝甘雲貴之協餉以及廉若俸

與應支之款。或支吾而不發。捲天下所有。曾不能供前敵之一敗。而添購軍械之款。尙無所從出。去年綠營即寄向智國訂購船械。外洋見中國之危。早即不肯借債。即購物無現錢亦不肯售。又慮倭人要截槍砲。偶有至者。亦常被搜查奪去。福建船政局有名無實。從不能造戰艦。上海金陵天津各機器局工器器。造槍砲甚遲。且非新式快利之器。湖北槍砲廠建造又未畢工。而各局之通患則曰缺費。於是赤手空拳坐以待斃。向之主戰者。乃始日噤舌。神喪胆落。不敢出一語。偶蒙顧問。惟頓首流涕。君臣相持。噙哭而已。而和之勢遂不至搖尾乞憐。哀鳴殺死不止。感以爲孟浪主戰之臣。以人家國爲德倖。事敗則置之不理。而遺棄海外。其罪尤加。第一等矣。京城爲之語曰。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務世間荒。亦可云恰切。今之袞袞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權達變。講求實濟者。要惟張香帥一人。此次軍務。賴其維持。幫助十居八九。惜其才疏而不濬。又爲政府及全權所壓制。不能自由耳。譚雲帥來電。深以此間及七督撫之阻和爲不。且奚爲好說便宜話。夫空言阻和誠便宜矣。然不開雲帥之別籌一善策也。與此間私札密電。不並問其家屬來往安否。行李運抵何處。應如何照料云云而已。且去年調襄勸之舉。召北授。恐其大用。頗向當路傾軋之。公爾忘私。固如是乎。然則便宜之中更有便宜者焉。香帥嘗歎曰。無怪乎合肥之得志也。徧觀中外大小臣工。學問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術亦未必都不好。問以大小砲數百種。後膛精槍亦數百種。形式若何。運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陸。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後之砲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平緩若何。拋物綫若何。速率若何。熱度若何。遠近擊力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砲台地營一切攻守之具。無一人能知。且並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攻事法度之美備。有十倍精於此者。某國富與。某國當拒。某國善良。某國凶狡。香帥之而謂之者。其道何在。宜更無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香帥之言明白如。而近日又有一種議論。謂今日之禍。皆由數十年之講洋務。究乎。中國虛度此數十年。何曾有洋務。亦豈有能講之者。雖有輪船電。鐵槍砲等物。皆爲洋務之枝葉。且猶不能精。徒奉行故事。虛糜帑項而已。懲末流之失。遂謂創始者之非。何異因噎廢食。懲羹吹齏乎。且惟數十年士君子徒尙空談。清流淺學。以辦洋務爲降志辱身。攻擊不遺餘力。稍知愧恥者。至不敢與辦洋務者通往來。於是惟下賤無恥不恤聲名之人。然後甘心爲此。上官明知其非類。寤於無人。遂不得已而用之。有從細意起爲關道者矣。有從馬佔仕至封圻者矣。人才安得興。洋務安得有致乎。此皆

士君子引嫌自高。不務實事之過矣。昨見王壬秋上台肥膏。痛詆洋務。兼及會左。然爲合肥畫計。則勸其率鐵甲船直攻日本。是誠奇計矣。然鐵甲船獨非洋務乎。且不知測天以辨經緯。能航海乎。不知測地以定方向。能計里乎。不解機關何以行船。不通算學何以開砲。不熟公法不能懸旗。不曉西洋語言不能答鄰舟之問。是則鐵甲船尤諸洋務之所奢萃。是則中國之名士未嘗不知洋務之有用。己所不知不能。恐一講洋務即失其所以爲名士之具。不得不忍心置之耳。且凡督洋務者。能不衣洋布用洋物乎。抑日用之而不知遠忘之耶。吾仰彼之物以爲用。使彼日耗吾之民財。何如皆自製造而自用之。又兼造彼所需用者以相抵禦。以留吾民之脂膏耶。即如洋錢一家。東南各省通行。西人獲利無算。中國何以不早做造。始以爲資本太重耳。今湖北建銀元局購置機器。止費數萬金。是亦何難。乃至今始有廣東湖北二局。中國舉事者著落後。是以陵遲至有今日。而所謂士者猶堅持舊說。不思變計。又從而媚之。嗚呼。亡之猶晚矣。故變法必先從士始。從士始則必先變科舉。使人人自占一門。爭自奮於實學。然後人材不可勝用。人材多而天下始有可爲矣。舍此更無出身之路。斯浮議亦不攻自破。故變法者非他。務使人人克盡其職。不爲坐食之遊民而已。考理學文學者使官禮部。考算學理財者使官戶部。考兵學者使官兵部。考律學者使官刑部。考機器者使掌機局。考測量者使繪輿圖。考輪船者使航江海。考槍砲者使備戰守。考公法者使充使臣。考醫學者使爲醫官。考農桑者使爲農官。考商務者使爲通商之官。韓夫西人學校科舉之合爲一也。有淨官選士之憲焉。其成材者升於大醫院。各有專門之學以待錄用。投考者即於大醫院由院長考之。不拘人數。求考即考。一二人可也。百十人可也。不拘時日。隨到隨考。今日可也。明日可也。所考者又皆有實驗。如考算學即令運算。考船學即令駕船。考醫學即令治病。考律學即令決獄。考機器即令製器。考天文測量即令運用儀器。中式即面予憑單。差其等第。如中國舉人進士之類。其有殊尤立即拔用。餘俟錄用或再考。考每一國大小公私書院。或數萬或數十萬。又有五家連坐之法。一人不讀書五家皆坐罪。故農夫走卒無不讀書識字。又有女學校。故婦女無不讀書識字。由是小兒得力於母教。方七八歲即知地爲球。月爲地之行星。地爲日之彗星。地自轉而成晝夜。日繞地而有寒暑。地凡幾洲。凡幾國。某國與我親。某國與我疏。及其大小強弱。均已曉其大概。至於品行心術。固無法以考驗。而實即寓於講學之中。苟其不端。亦決無能善其事而不敗露者。况滿街有警察吏以舉刺之。到處有議院以評論之。又有濃賞厚利以驅其後。復何憂

其不有人哉。中國之考八股。於品行學術又有何干涉。不惟八股也。策論亦八股也。經學辭章皆八股也。即考算學而不講實用。猶八股也。故必變科舉而後可造就人才。而後可變一切之法矣。此間擬上變法之奏。尙未決定。若不變科舉。直不如不變。然揆之當道。亦必不能聽。且倭有中國舉借必先商之於彼然後准行之說。若使的確。變法無利於倭而大有害。必不見許。而時勢又迫不及待。聊上旨以盡心耳。夫變科舉以育人材。開醫院以達下情。改官制而少其層累。終身不遷以專其業。及財務訓農通商惠工練兵制。諸大政。既難行矣。且習氣太深。行之轉以滋弊。而其行之利病及算學格致可以試之而有效者。斷不可不一心講求。以供資融錢鏐之用。故與唐絳丞劉涪美有於本縣設立算學格致館之議。誠不忍數千年之遺教。四百兆之黃種。一旦斬焉俱盡。而無術以循之耳。且彼抑知天下之大患有不在

戰者乎。西人雖以商戰爲國。然所以爲戰者即所以爲商。商之一道足以滅人之國於無形。其計至巧而至毒。人心風俗皆敗壞於此。今欲閉關絕市。既終天地無此一日。則不能不奮興商務。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豈一戰能了者乎。向令戰勝日本。於中國全局初無裨益。轉恐因以驕貪。而人心之疵癘永終於深痼。故敗者未必非幸。和者尤當務之爲急。但不當敗至如此地步。和至如此地步。雖有善者無如何耳。

今之策士勸曰防海。不知曲折透進三四萬里如何防法。既無鐵路使調度靈便。即應有海軍可南可北首尾相應。



練一軍而固數省之防。使數萬里海面不致盡爲敵有。如圍棋所謂活著。今又亡失於非人。將從何處防起耶。是有練民團漁戍之說。此以張冠兵助聲勢可耳。若責令當大敵。匪惟不情。抑近兒戲矣。有塞海口海岸防內地內江之說。此殆以爲洋人止能水戰。亦不識夷情之至矣。洋人尤善於陸戰。有正有奇。能謀能勇。苟得我之海口海岸。所謂糖糠及米。而內地內江又化爲海口海岸之形矣。然則又將棄之耶。故無鐵路無海軍直是無防法。且彼又不必真與我戰也。率數艘鐵甲。今日北洋。明日南洋。後日閩廣。乍離乍合。俟去俟來。止游弈而不接仗。彼所費無幾。而我必傾天下之財力以爲防。防密即退。偶疏又進。一夕數驚。蹈瑕乘隙。不一年而我無有不疲極而內亂者。此西肆多方之故智。楚之所以滅亡也。今倭人專定數地。明目張胆。與我接仗。猶其老實易與處。若夫西人。關更不須亟肆多方也。歲取中國八千萬。視國家所入猶贏一十萬。且無國家之費用。是商務一端已盡勝於作中國之皇帝。况和約偏地可通商免釐。可造機器。可製土貨。各國必授利益均霑之說。一體照辦耶。迨至膏血竭盡。四百兆之人民僵仆顛連。自不能勉其掌握。陳伯威之言曰。國亡久矣。士大夫猶冥然無知。動即引八股家之言。天不變道亦不變。不知道尙安在。邊言變不變耶。竊疑今人所謂道。不依於器。特選於空虛而已矣。故衡陽王子有道不離器之說。曰。無其器則無其道。無弓矢則無射之道。無車馬則無御之道。○洪竟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弔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又曰。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故無其器則無其道。誠然之言也。信如此言。則道必依於器而後有實用。果非空漠無物之中有所謂道矣。○今天下亦一器也。所以馭是器之道安在耶。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耶。周孔之法耶。抑亦暴秦所變之弊法。又經二千年之喪亂爲夷狄盜賊所躪雜者耳。於此猶自命爲夏。詆人爲禽。亦真不能自反者矣。故變法者器既變矣。道之且無者不能終無。道之可有者自須亟有也。至於可知於百世之後者。雖西人亦不能變也。昧者輒詆西人無倫常。無倫常則不相愛不相育。彼吞此噬。人類滅久矣。安能至今日轉富強乎。夫倫常不自天降。不自地出。人人性分中自有者也。使無倫常而猶有今日之富強。則聖人之設教爲由外錄。我如駢拇枝指矣。而彼此有見爲異者。特風俗所囿節文之有詳略耳。又萬國公法爲西人仁至義盡之寶。惜中國自己求亡爲外洋所不齒。會不足列於公法。非公法不可恃也。歐洲百里之國甚多。如瑞士國。國勢甚盛。衆國公同保護。永爲兵戈不到之國。享太平之福六百年矣。三代之盛何以加此。尤奇者。寥寥僅止三里之國。歲入可萬餘元。居然列於盟會。

。爲自主之國。非公法之力能如是乎。何得謂彼無倫常乎。而昧者又以聖人之遺私爲中國所獨有。是又以尊聖人者小聖人矣。聖人之道無所不包。豈僅行於中國而已哉。觀西人之體國經野法度政事無不與周禮合。子思子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雖不尊親其人。亦自不能不由其道也。蓋亦不自天降。不自地出。人人性分中所自有。故數萬里初不通往來之國。放之而無不準。同生覆載之中性無不同。即性無不善。是以性善之說最爲至精而無可疑。然則變法者又斷合乎周公之法度而已。惟周公之法度。自秦時即已蕩然無存。聲明文物。後世無從摹擬。若井田封建宗法又斷斷不能復。是不得不酌取西人之幸存者。以補吾中法之亡。而沾沾於洋務之枝葉。而遺其型精。一不效。即以爲洋務之罪。豈得謂之職時務哉。嗟乎。不變今之法。雖周孔復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斷斷然矣。或曰。不先正天下之人心。即變法猶無益也。曰。亦第正在上位之人之心可矣。何得謂乎天下人之心乎。必謂中國之人心皆不正。又何其過尊西人而自誣之甚也。西人之富強。豈皆人心之正於中國乎。然則彼性善而我性惡乎。亦彼之法良意美而我無法而已。該良。則中人以下猶可自勉。無法。即中人以上難於孤立。且即欲正人心又豈空談能正之乎。則亦寓於變法之中已耳。衣食足則禮讓興。故聖人言教必在富乏之後。孟子謂。殺死不贖。奚暇治禮義。言王道。則必以耕桑樹畜爲先。無其器。則無其道。聖賢之言道。未有不依於器者。而豈能徧就四百兆之人而空責以正心乎。亦第剷除內外衰衰諸公而法可變矣。或難曰。假使盡剷除諸公而易以賢才。而時勢已無可爲。又將奈何。曰。苟盡易以賢才矣。又豈有不可爲之時勢哉。試爲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爲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以爲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凡所謂保護只求其出一保護之空言。且須有十年之限制。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却斷不可。即十年內與別國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幫助。則凡舊聯絡者亦皆廢如此。)一言保護即無處不當保護。不可如現在浙江之舟山歸英保護。天津之鐵路歸德保護。毫無益而徒資笑也。又謂二國居間廢去徧地通商之約。即更加兵費亦無不可。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蓋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萬萬方里。以至賤之價每方里亦當賣銀五兩。是新疆已應得十萬萬。而吾情願少得價者以爲十年保護之資也。且價亦不必皆要見錢。凡鐵甲船鐵路之鋼條木板精槍快砲及應用之一切機器均可作抵。於是廣興學校

。無一鄉一村不有學校。大開議院。有一官一邑即有醫院。募辦加坡及新嘉金山之華民以練海軍。無事則令運載貨物往外洋貿易。既可獲利又得講習航海。盡開中國所有之礦。以裕財源。余以兵法部勒礦夫。有事則每礦皆有兵。多修鐵路。多造淺水輪船以興商務。以練陸軍。以通漕運。以便賑濟。商務則立商部集商會。通力合作以攻利權。陸軍則召募與抽丁。要須並舉。其練之也。站礮台。挖地營。今日徵調往某處。明日又易一處。無事如輪大敵。彼出此歸。不使遊惰。而有鐵路亦自不亂勞苦。此德國之練法也。戰兵專立將帥。守兵則隸於守令。以符模制。兼可不用差役。槍兵尙勇力。砲兵則必講算學。又有所謂工兵專爲築壘濬濬製器之用。此西國之通制也。改官制而設縣官。廢書吏而用士人。改訂刑律使簡而易曉。因以掃除繁冗之簿書。改訂稅釐章程。出口免稅釐以奪外洋之利。入口重征之以杜漏卮之漸。土貨則於出產之地一征之而不問所之。以歸簡易而塞弊竇。講求種植以裨農政。講求畜牧以蕃馬政。皆有專門之學。皆有專設之官。而由種植以推。則材木不可勝用。由畜牧以推。則牛羊之羣可爲呢爲褐。興女學以課婦職。用機器以溥蠶桑。女學成則一家多數人之用。蠶桑不用機器所以不如外洋。日本能以蠶數總辨別蠶種。故無病蠶。出絲多而好。中國之大利半爲所奪。此受患於無形者也。凡利必興。凡害必除。西人之所有吾無不能造。又無不精。如此十年少可以自立矣。既足自立則無須保護而人自不敢輕視。每逐換約之年。漸改訂約章中之大有損者。授萬國公法止許海口及邊地通商。不得偏入腹地。今無論東西大小各國皆如此。獨中國任人入腹地耳。如不見許。即我通商於彼國之兵輪亦當闖入彼之腹地。此出洋貿易之船所以萬不可少。所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又授各國之例加重洋貨進口之稅。如不見許。即我往彼國之貨應照我國進口之稅。視他國而獨輕矣。去年湖北加洋油釐金止加於中國商民。與西人無與。而西人謂有礙其銷路竟不准行。此皆苦於無以相報也。又授日本之例不准傳天主教耶穌教。又不准販鴉片煙。日本此二事誠令人佩服。如不見許。即謬設一教亦往彼國傳教。縱橫驅擾。令主客不相安。一被焚打。即援中國賠教堂之例請賠。又自種鴉片煙運往彼國銷售。彼禁民不准買我亦照禁。彼強我則強我即彼先開。但使一國能改訂約章。餘俱可議改矣。如此始可言強。始可謂之曰國。而禮樂可徐興矣。大抵行法之要尤有二端。一通外國語言文字。以通譯西書西報。以周知四國之爲。以造就使才。以四出盟聘。一廣遊歷以長見識。以增學問。以覘人國之盛衰得失。而二者於商務尤必不可少。現在因不精求此二者吃虧不虧。不可殫述。

。特無人能悉耳。至於續電綫。立郵便局。興自來水火。平治道路。闢通草萊。雖近末務要不可不同時並舉。如此又十年。以中國地寶之富。人民之多而聰慧。其爲五大洲首出之國也必矣。貝元徵世有言。外洋之煤鐵向盡。中國之礦未開。他日中國挾其煤鐵二宗。即足制外洋之死命。是誠然矣。然中國必先自開其礦以對富強。始能制人。不然人將奪我之礦以制我矣。西人亦有言。中國譬則富室。即湖南一省之礦足抵外洋各國之礦而有餘。無如各國環而居者皆極貧困之乞兒然也。雖絨膝護固其可移守乎。危切之言不啻箴規我矣。凡事不憚其難。不愛其繁。但當先尋一下手處。今之商務商務已成中西不兩立不並存之勢。故西人有爭自存宜遺補之說。謂必爭而後僅得自存以縣延其種類也。是以商務商務力與爭盛即爲下手處。而所以有下手處者豈他故哉。兩所言賢才之力也。而固無望於諸公也。然失今則更不可爲。故曰雖有善者然如何也。知其無如何。故儒生益不容不出而肩其責。孜孜以教育賢才爲務矣。此議立算學格致館之本意也。而今日又有一種議論。謂聖賢不計利害。此爲自己一身言之。或萬無可如何爲一往自增之計。則可云爾。若關四百兆生靈之身家性命。則于趾而直諸徑。遂不屑少計利害。是視天下如華山桃林之牛馬。聽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問其志。閉關以來無此忍心之聖賢。即聖人言季氏愛在蕭牆之內。何嘗不動之以利害乎。孟子一不可敵八之說。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又何嘗不計利害。雖滕文公之艱窘。不過告以惡爲善以聽天。若使孟子不計利害。便當告滕文公與兵伐齊楚矣。龜舜相授受。猶以四海困窮與十六字並傳。其時任農者稷。任工者奭。任水土者禹。任山林者益。任牧者契。任刑者皋陶。任禮樂者伯夷與夔。而羣臣之相與善謀。又不離乎兵刑六府。鮮食懸邊有無化居之實事。有一不當計利害者乎。又豈有薄一名一物之不足爲而別求所謂道者乎。是小民之一利一害。無日不往來於聖賢寢窟之中。若今之所謂士。則誠不計利害矣。養民不如懲。利民不如工。飽民不如商賈。而又不講求維持挽救救農工商賈之道。而安坐飽食。以高談虛虛無證之文與道。夫坐而論道三公而已。今之士止驚坐言不思起行。是人人爲三公矣。吾孔子且下學而上達。今之士止食上堂。下學。是人人過孔子矣。及至生民塗炭。萬衆水火。擊殘生於虎口。招毒魂於刀俎。則智不足以研幾。勇不足以任事。惟抱無益之憤激而曉曉以取憎。其上焉者。充其才力所至。不過發憤自經已耳。於天下大局何補於毫毛。其平日虛度光陰益可知矣。英教士有李提摩太者。著中國失地失人失財之論。其略曰。西北邊地爲俄國陸續佔者可方六千里。

此夷地也。所知之者百無一人也。中國五十年前人民已四百二十兆口。以西法養民之政計之。每歲死生相抵外。○百人中可多一人。○然至今初無所增益也。此失人也。○而知之者千無一人也。○又以西法阜財之政計之。每歲五。○家可共生利一錠。○然中國方日貧一日也。○此失財也。○而知之者竟無其人也。○審是。○中國之士尙謂之有學問乎。○中國修鐵路則云無費。○然粵商伍某竟捐資數千萬爲美國包修鐵路。○中國造輪船則云無費。○然閩浙互商往往自。○造大輪船挂外國旗號自稱洋商。○此固在上者逼迫使然。○而爲士者猶不知商務力量之大。○談及商務即有鄙屑之態。○中國之士尙得謂之曉世事乎。○輿圖者。○爲政所必須。○尤行軍之首務。○中國從古至今。○詳而論之。○上海刻。○中外輿地圖說集成。○要亦書買射利之書。○圖則中國舊圖或西人至粗至略之草圖。○說亦彙集。○挂漏未可盡據。○去年前敵獲得倭兵。○其身皆有地圖。○攻一處即有一處之圖。○山澤險要橋樑道路無一不備。○下至山之斜度川之廣狹。○皆有比例可尋。○故抄襲埋伏要約期會雖一走卒能心領其意不致歧誤。○然西人猶自以爲輿圖未精。○德國特結一輿地會。○邀集千百人潛心考究。○期以七十年之久然後出圖。○鄒叔紹先生之孫沅嶽者代鈞。○頃在鄂倡爲輿圖之學。○能自譯西文之圖六百餘幅。○招股付梓而人咸非笑之。○西人兵法有氣與乘車。○最足以亂敵之耳目而多方以誤之。○往年鎮南關緣此失事。○今年澎湖又因以不守。○中國宜如何講求做造及應付之道。○偶與人言之。○輒以奇技淫巧四字一筆抹倒。○嗚呼。○中國之士尙得謂之有知識乎。○凡此皆不計利害之過也。○不入虎穴焉爲虎子。○不下十成死工夫焉能辦成一事。○平日務當胸中雪亮。○眼明手快。○窮理盡性。○大公無私。○溥酌數千年上之沿革損益及數千年下之利弊究竟。○調劑五大洲政教之盈虛消長。○而因應以爲變通。○使人存政。○利權操之自費。○外洋皆將仰我鼻息以爲生活。○又何至有戰事。○即令付諸衡陽王子之噩夢而萬無可爲之時。○斯益有一息僅存之資。○縱然不覆到死。○猶復孱弱成塵。○古諺曰。○巧婦不能作無米之炊。○然必有米而後作炊。○亦不得謂之巧婦矣。○然則是難而就簡因陋。○一慚之不忍而累及終身。○事急又橫蠻言戰。○曾不恤情理之安。○亦豈得謂通天地人之爲備。○推十合一之爲士。○爲包羅萬有本末餘賅體用具備之學乎。○夫彼之橫蠻言戰及爲門關士生今日。○亦只有隱之一絕市之說者。○其不計利害也。○是數五十里之國之隆文公伐齊楚也。○士生今日。○亦只有隱之一法。○然仕有所以仕。○隱尤當有所以隱。○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以續衡陽王子之緒脈。使孔孟程朱之傳不墜於地。惟夫子與劉夫子  
 涂夫子自當任之。而門弟子亦宜或如仲子之治賦。或如冉子之通算  
 術能理財。或如端木子之通算術經商務。或如樊子之考究農務。  
 或如公西子之足備使才。或如宰我子之習語言。或如卜子之治文  
 字。或如顓孫子之訂儀注。或如言子之詳節文。陶淑既久。必將  
 有治學合而爲一。高據德行之科。兼爲邦南面之才與器。如顏子仲  
 躬其人者。師弟一堂。雍雍三代。有王者作必來取法。可不疑矣。  
 然今之世變與衡陽王子所處不無少異。則學必徵諸實事。以期可  
 起行而無窒礙。若徒著書立說。搬弄昌平闕里之大門面而不可施  
 行於今日。謂可垂空言以教後世。則前人之所垂亦既夥矣。且此  
 後不知尙有世界否。又誰能驕語有河清之壽以俟其效耶。

海。有西人到其窟頭見書籍堆案。作爲不識而問曰。此何物也。曰書也。又問有何用處。令人不能答。乃徐笑曰。此在我西國自皆有。汝中國何必要此。哀哉此言。亦所謂無其器則無其道也。不力治今之器而徒言古之道。終何益矣。若西人之於書。則誠哉其有用矣。故。經廿四史通鑑。有宋儒先之書。各國久即譯出。各國又皆有專譯中書之館。期將中書經史子集下逮小說新書。紙行繕譯。以備採擇。彼既有其器矣。故讀乃得附之。觀其設施。至他家給人。不拾遺之盛。且唐虞三代固品節不及其詳明。而其效率與唐虞三代無異。雖西國亦斷無終古不衰弱之理。而中西互爲消長。如也如注。中國不自強盛。斯西國亦終無衰弱之理。然中國言治於今日。又實易於前人。期以格致諸理。西人均已發明。吾第取而用之。其大經大法。吾又得親炙日驗於西人而效法之也。夫華夏夷狄者。內外之詞也。居乎內。即不得謂外此者之爲夷。苟平心論之。實我夷而彼猶不失爲夏。中國嘗笑西人冠服簡陋。西人即詰我之髮辮有何用處。亦無以答也。無怪西人謂中國不虛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學。不恥不若人。至自爲不痛不癢頑鈍無恥之國。彼在位而誤國者不足責。奈何謂書明理之人會不知變計以雪此謗耶。凡此諸言。迂腐閉之必將廢怪。聞佩豹言。夫子去年在鄂曾發變法之論。伏望先小試於一縣。邀集紳士講明今日之時勢與救敗之道。設立算學格致館招集聰穎子弟肄業其中。此日之卵石填海。

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算學爲中國所本有。

中國特好虛妄。談算即推河圖洛書爲加減乘除

之本。不知隨舉二數皆可加減。可乘除。何必河洛。夫河洛誠不知爲何物也。要與先天圖與爻辰爻卦氣納甲納音與風角壬遁堪輿星命卜相之屬。同爲虛妄而已矣。必如西人將此等虛妄一掃而空之。方能臻於平實。談算者又喜言黃鐘爲萬事之根本。此大可笑。黃鐘一律管而已。何得爲萬事之根本。即以造時量權衡而論。十二律呂雖不可借爲度量權衡。何必黃鐘。况龔泰之法實迂謬而不可行。萬不能取準。是以從古至今九州十八省。無有

齊一不差之度量權衡。則亦創法者之未盡善。雖虞舜不能強同之矣。惟西人分地面之天度爲若干分。以其一度。度定則算立方容積以爲量。即以其重爲權衡。一有差數。夫人可運算而知之。以故各國齊一。都大邑窮鄉僻處均無差失。中國湖董家多用西尺。沿海民間交易尤常用西人之度量權衡。則以彼準而我。不準也。天地之疆域一登而不可過。將盡泯其繁奇以歸民於聰明之域。其間自有不期變而自變者。此類是也。算術古有九章之說。張劉梁布方田商功均輸諸名目。實非出於自然。疑周禮保氏九數之說久即失傳。漢儒割裂算數以補之。故免總時已多出夕架重差。明不止於九。至宋秦九韶知九章不足信而別立九章名目。所分乃益無理。是不如西人點線面積之說足以包舉一切。據此則凡中國五穀六穀百穀三江九江五湖九河之說。要不過隨舉一數以爲名。如九夷八蠻之類。原可不必拘泥。經生家瑣瑣分辯。卒不能衷於一是。亦止覺玩時愒日而不切於事理矣。格致之理。雜見於古子書中。且見之以爲奇。其實至平至實。人人能知能行。諒亦不

能以奇技淫巧見阻。而尤要者。除購讀譯出諸西書外。宜廣閱各種新聞紙。如申報滬報漢報萬國公報之屬。公置數分。凡諭旨告示奏疏與各省時事外國政事與論說之可見施行者。與中外之民情嗜好。均令生徒分類摘抄。其專治商務者。物價低昂銀錢貴賤與出進口貨之暢滯多寡。應令列爲年月比較簡明表。

西人政事莫不列爲表。夫家登耗。百官進退。

外邊災及交涉事件。出產增減。年穀豐歉。百物價值。用度奢侈。歲入多寡。兵額增減。船械修繕。工藝良莠。各種學問高下。醫院治病得失。庶民人壽長短。皆分條爲比較表。或製爲方圖。爲圓圖。尤一目了然。



。一國大小之事如數擘。故能以簡御繁。操之有要。賈生言。王道極之。至誠至  
悉無不到。此之謂也。太史公曰。吾觀周譜旁行斜上。蓋即中國治經作史之法。

各省極寒極熱之度分異同與其星氣之變。均應抄錄。治醫學者。

各處風土所宜與其瘟疫札癘與藥材產銷之地與其價。均應抄錄。自

能長人學業。益人神智。

林文忠督粵時，廣繙西國新聞紙。故能洞悉其情。而應其變。今日切要之事無過此者。况鄉間無所聞見。必須備此爲耳目。中國人之

大病莫過於不好遊歷。又並此而無之。終身瞽盲矣。即不設此館。城鄉亦應公置數分。輸流遞閱。

又嚴立課程。循名責實。每人止占

一門。而皆從算學入手。每日工課儘可從多。不使暇逸。七日一

休沐。以節其勞。而暢其機。

此西國通例也。極合文武弛張之道。事如可行。其詳細章程另擬呈。兼讀中國書

時。得文之以禮樂。如夫子就近教導。品行心術自不至違背。來

諭所云守先待後皆有分任之責。果立不朽之業。功亦不亞微管。

嗣同所云雍雍一堂。王者必來取法。皆將於是乎在。蓋作育人才

。實貞下賴以起元。剝後得以來復也。舍此更無他法矣。

備盛德大業。王道聖功。

而僅名其館曰算學格致者。何哉。蓋算學格致不篤信不專精即不能成。不以此爲名。人將視爲不急而不致一與。審至此。開易曼農之弟字惠農者自台灣來。急託人轉問台灣之事。言台北三日苦戰者亦是唐葆卿誇張之詞。實連戰連敗。遂失雞籠。薇卿見事不可爲。難辯而逃。兵民無主。始大亂。藩庫存銀一百萬兩。羣往劫之。相爭相殺死者無數。而殺人者旋復被殺。以至銀錢棄擲滿街。無人敢取。紳民不待已。酒席百卓迎倭兵入城。銀錢均被失去。除已拋棄之軍械外。尙存新到未開箱之哈乞那斯五響槍五千枝。六響槍一萬枝。刀矛更多。當倭未攻台之先。薇卿令家眷內涉。因輻重金銀太多。標兵抬挑心即不服。其中軍又尅扣招怨。遂鼓譟將中軍殺斃。薇卿請揚岐珍之淮軍往彈壓。兩軍大鬪。各死數十人。軍心自此離矣。薇卿自立爲王時。令其幕友俞碩士名明震爲布政使。俞寄電與陳伯嚴。自言得死所矣。兼與家人訣別。及督戰大敗。遂勸薇卿逃走。己亦同至南京。仍復寄書伯嚴。自誇戰功甚偉。伯嚴乃作書痛罵之。又據別省轉電。劉永福在台南獲大勝五六次。外間傳言倭大將樺山及大島降將丁汝昌均被獲。果然。亦大快人心。然不謂別國保護。必無久持之理。何也。無人材也。可見不先儲備人材。即起義兵亦徒苦父老而已。周季祖義兵者無一能成。以衡門王子命世亞聖之才。猶敗於獄市。况其他哉。若云事不求可。功不求成。恐非所論於今日聖教將絕人頹將滅之時矣。此設館之所以宜亟也。然細思設館亦有難者。費之難籌也。願學者之無其人也。使變法之議奉准。其勢自順而易。不然。或以輕課之費先設算學館。而置格致爲後圖。以待經費之充足。若無願學之人。亦不能辦。然有大志者之事。其初。成不成亦有天焉。

嗣同務廣才疏。毫無實濟。偶有贊助。不出補苴目前之計。又未足以真有益也。惟覺練兵以防內亂。求賢以充將領。最爲不可緩

之要圖耳。

撤勇過者紛紛。極爲可慮。前劉峴帥令鄧連拔招勇五營。方至鄂。忽奉旨遣散。平日赴扣已極。每人每日止給錢四五十文。士卒與盡寶絕。忍餓從軍。及是。又不給川資。五營固變。將其營官捆打。將遂殺之。鄉逃至署告急。請王令往彈壓。饒勒令發足月餉。並許回湘後再發恩餉。始得無事。後聞湘中所發恩餉仍被鄉長吞。袁峻山軍門率軍抵岳州。亦當裁撤。亦因尅扣鼓譟。袁給其先繳軍械。

隨令親軍以洋槍擊之。斃三人。傷七人。衆怒不可遏。圍喪於考棚。喪先已逾垣遁。遂襲考棚。燒民屋甚多。城內外罷市數日。府縣出而調停。公助川資。此間又派兵往彼處。僅得解散。法紀蕩然。闔無天日。不盡殺此種官與將。雖練兵無益也。至於吏治。固知是尤急之務。而竟無從着手。第一層是司道中無可與言者。安化方伯一味刻薄鄙瑣。然在今日尙共推爲正人。第二層是捐例太濫。昨有人以百餘金捐一雜職到省。豈復成事體。襄陽大水。田廬牛馬漂沒殆盡。現議賑賑。然事已糜爛至此。豈補苴所能了。平日

於中外事雖稍稍究心。終不能得其要領。經此創鉅痛深。乃始屏棄一切。專精致思。當饋而忘食。旣寢而累興。繞屋徬徨。未知所出。旣憂性分中之民物。復念災患來於切膚。雖躁心久定。而幽懷轉結。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遠驗之故籍。近咨之深識之士。不敢專己而非人。不敢諱短而疾長。不敢徇一孔之見而封於舊說。不敢不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爲善。設身處境。機牙百出。因有見於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

將來變法之奏不過略陳易變而少弊者數端。以無行法之人也。近頗勸令弟軒覽

從事時務。昨晤陳伯嚴。亦云已令子弟改業西學矣。而變法又適所以復古。是否有當。祈訓誨焉。心

血漸虛。不復能次第其語。拉雜潦草。負愆益巨。亦惟鑒督是幸。視天未定。來日大難。望爲天下自衛。家嚴焦勞憂憤之餘。體氣幸尙安健。足紓系念。此叩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

外由大家兄寄呈家嚴致彭陳二君緘稿。係湘鄉張伯純名通典手筆。張與鄒沅帆同委營務處差。皆通才也。黃舍人真奇士。然別是一路。今已他去矣。佩豹昨已有書寄呈。終日焦歎而已。

又松柏後凋云云。乃嗣同與人辨論之詞。因都中人來述曾重伯陳梅生等之言。因憤而論之耳。真不值一笑也。

夫子大人鈞座。昨趨謁。有懷欲陳。適龍沈諸君到。故默然而去。頃奉詳諭。謹悉。得此正好力爲雪清此謗。惟學堂事則有傳聞不確者。姑無論功課中所言如何。至謂分教皇遽無措。問計秉三。乃儘一夜之力統加決擇。匿其極乖謬者。就正平之作。臨時加批云云等語。嗣同於調劄記時雖未到省。然於秉三及分教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膽小。宗旨所在。亦無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耶穌以一匹夫而撻當世之文網。其弟子十二人皆橫被誅戮。至今傳教者猶以遭殺爲榮。此其魄力所以橫絕於五大洲。而其學且歷二千年而彌盛也。嗚呼。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徧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

矣。佛語波旬曰。今日但觀誰勇猛耳。秉三及分教雖不勇猛。當不至此。此嗣同可代爲抗辯者也。手此。恭叩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

四

夫子大人函丈。奉環諭謹悉一切。從此自可省得許多筆舌。但謂凡事總以直說爲好。若愈隱則愈誤。嗣同自始全終。初無所謂隱。不過言有詳略。各函皆就已問及者言之。其餘自無暇多及。然此尙是小事。至於學術宗旨。則非面談不能盡。不然。則滿腔熱血不知灑向何地。擬卽邀佛塵同詣尊處。作竟日談。嗣同亦卽就此辭行。不識函丈有此閒暇否。伏乞見示爲盼。但有數端不能不預先約定。一以前所言一切謗議。彼此均已剖明。從此一筆勾銷。

不必深論。免使近於爭論是非。二係專講明學問宗旨。三所言既長。頗消時刻。不識能不厭倦否。四學問宗旨要從源頭說起。不免有寬泛之語。○五有應駁者請暫用筆錄記。俟說完時一總指駁。使其講時得一氣貫注。庶畢其詞。六來講之意。宗旨既明。志氣相通。以後卽有異同。各不相礙。其餘是非事亦不辨自明。七來講係剖明自己之志願。並非強人從己。所云如何。望示爲荷。此叩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

○學會聚集日。實已講不出時文題。當是函丈仍然忘却。其時函丈頗以無人看卷爲疑。同座皆屬代任。

## 五

夫子大人鈞座。頃又接家信。王方伯奏調嗣同出洋。此公嗣同素輕之。豈願爲所用。况爲彼辦事不過代筆殺槍等。尤所深恥。但

既經出奏。不知有解免之法否。方寸已亂。且痛且憤。明日面陳一切。家信送上。仍祈發下爲叩。受業譚嗣同謹稟。初三。

## 六

夫子大人函丈。江南乞食。困乏無聊。不能不別圖生食之計。遂於廿一日暫一還鄂。且將爲盛杏蓀太常赴湘與義寧公論說礦事。日內卽行。惟恐匆匆不及還縣。故爲此書以叩起居。屬同溪久候無事。除贈路費外仍以五十元寄其家。恰遇蔣少穆得上海機器製造局總辦。荐其前往。派洋槍廠司事。月廩十二金。在該局已爲稍優矣。知念附陳。德兵艦竄奪山東之膠州灣。勢甚凶猛。兵燹已開。恐不易了。政府擬請俄國調停。然舍此亦不得言有他策也。



肅此恭叩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十月廿三日自鄂。

七

夫子大人函丈。薄遊日下。獲展馳慕訓辭。深厚充然在中。侍於君子自然有益。儻其徵歟。拜辭後沿途平順。過皖住三日。於十三日抵鄂。家嚴康健如常。署中均安好。董如患心疾頃已愈。不日仍赴閩。奉月朔賜書。猥以謄錄事深勞擘畫。愚意正復如此。加級紀錄雖無足重輕。尙爲求之有道得之合義。視平日不甚切己之頂戴。其榮辱較然矣。今已稟明家嚴。卽懇夫子代辦。需費若干。祈開示卽照寄。先此叩謝。無任依戀。肅此恭叩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十月十九日。

八

夫子大人函丈。前奉五月廿四日賜書。并壽詩一卷。適值事冗。加之五中鬱弗。意興頹唐。雖欲上書。苦於無所可言而罷。縣中公事好到極處。久卽知之。被斯遐福。何止萬家。捨身救人。必無忤焉。恭覽詩篇。而歎起化之有本也。惜嗣同乞食千里。未親叩賀。此爲歉耳。至於不知者之詆議。則終無不詆議之時。亦誠不足道矣。同溪到此。嗣同苦於無可推荐。暫留在公館居住。以俟機會。他日必有以報命。湘人風氣果開。自湘學出報。讀者咸仰湘才若在天上矣。瀏陽自必有日新之象。肅此恭叩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八月十八日。與少航信乞飭交。

# 九

夫子大人函丈。到鄂後原定卽旋湘。忽因礦師事盛大理反復不決。嗣同亦決意捨去之。明後日卽赴南京。且到明年再議。時事日棘。不識如何變証。事忙心繁。不及多述。致絨丞信乞轉交。此叩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十二月十九日。

絨丞同門台鑒。煤船到俟試驗兌價後再上詳函達聽。嗣同與礦師已將同行矣。乃盛杏蓀忽然變卦。言天寒水淺。且到明年再議。嗣同亦遂決意捨去矣。俛俛無所之。只好到南京去過年。明春再作歸計。盛狡詐纖巧不可捉摸類如此。煤銀如兌來卽託人寄回。嗣同明後日卽行。忙泐。百不盡一。此訊道安。譚嗣

同頓首。十二月十九日。

十

夫子大人函丈。連接友人書。得諗道履綏和。潭祐安吉。而敷布本縣新學諸事。尤爲宏遠而精實。中國全局斷無可爲。而能用之於一縣。亦自足以開風氣。蘇近困。育人材。保桑梓。卽陰以存中國。甚盛德也。慶抃無已。嗣同嘗私計。卽不能興民權。亦當畀紳耆議事之權。辦其地之事。而不令其人與謀。此何理也。夫苟有紳權。卽不必有議院之名已有議院之實矣。是以合十八行省日日談變法。而所事尙不逮吾瀏陽。固存乎其人。亦由有紳權無紳權之故也。湖南紳士議創時務學堂。右帥旣允助力。又於兩淮

鹽務中籌得鉅款。蔣少穆東來正爲此事。陳伯嚴旋亦來。嗣同均晤之。議從方言算學入手。暫招學生二三十人試辦。伏懇函託右帥及沅颺諸君早爲瀏陽多占名額。並乞精選十五六歲聰穎而能通中文之子弟。以備送往肄業。亦功德也。手此恭叩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五月十七日。

## 十一

夫子大人函丈。十五上船。十七開行。雖有北風尙不甚大。下午抵金子灣。緣事須泊。明日或可行。沿途米船上拆者極多。皆私載赴下流。經營勇阻截押回者也。先是岳州釐局稟稱。米船麇集數百號勢將闖越。力不能阻。聞已與局丁嚴打。將兇狂。中丞震怒。而岳州府復爲緩

類。且稱阻之必激變。力勸放行。中丞愈怒。

自稱威令不行即指此。談此事時聲色俱憤。自言涉變即激變

痛飭府局立派水師持大令而往。違者就地正法。局員不力阻卽斬局員。令出。官民悚息。無一船敢不回者。省城驟添米近百萬石。米價必漸落。周蘊齋亦言。明年正月米必頓賤。嗣同內計。鄂借二萬之款。仍以多易銀圓爲是。辦易大者三千枚。五角者四千枚。二角者五千枚。一角者五萬枚。半角者十萬枚。共合大銀圓一萬六千枚。本地之食。猶嫌不足。故鄂賑亦正不容緩。日與沅帆計議。均以銀圓較爲活動。俟到鄂詳察情形辦理。沅帆言湖南電線明春舉修。並以附陳。此叩福安。受業門人譚嗣同謹稟。十二月十七日。

十二

夫子大人函丈。昨聞紳士請官出示曉諭。鄉間遇有痞徒藉荒劫略

者。格殺勿論。官自謂官小。無此權力。須撫院出示方可。而又不  
敢自請於撫院。嫌其教訓上司出示也。意欲夫子或嗣同專函  
上請。嗣同見來言者不足與辦。遂笑而不答。夫事但當論應辦否  
耳。應辦則小官與大官同。不應辦則小官無此權力。大官亦無此  
權力也。况刼略爲何等事。卽尋常民間。夤夜入人家。尙許格殺  
勿論。今值聚衆。固應大於奸盜。何不可出示之有。如謂事有空  
礙。卽撫院之告示亦不應出矣。至謂屬員不當教上司出示。請  
而已。何然則紳士固當教上官出示耶。此等諉卸。無味已極。南  
教訓之有鄉復行聚衆。昨日將抵南流橋。縣官遣人擔錢往散。止其勿來。  
毫不示以威嚴。徒博目前之敷衍。則得錢而去。錢盡復聚。阻之  
適所以召之。又焉有已時耶。嗣同反復思之。不刑一人則聚衆之

風不能少息。且恐刑者將不止一人。何如及早圖之耶。謹擬告示一通。寄呈鈞鑒。又戶口冊幾乎不能造。則賑務從何處辦起。事無有急於此者。亦擬告示一通。呈上。是否有當。伏候裁奪。肅此恭叩福安。受業門人譚嗣同謹稟。十一月廿日。

### 十三

夫子大人函丈。在長沙凡上兩書。旋於卅日展輪。初二日到鄂。命帶周清雅箱篋函件及邱菊圃函。均即分別妥交。署中自家嚴以次。皆一律安好。李竹虛處容託人致意。湘輪事家嚴雖不以爲然。而自願不管。行否均任湘人。但香帥阻之甚堅耳。中俄新約已刊入第十一冊時務報。大約直隸東三省以及黃海山東海面及險要



乃不割之割。而中分中國矣。而任大仔肩者。尙欲拘文牽義。瞻前顧後。徒以防弊爲務者。不亦怪乎。香帥之文網漸密。私意更多。大率類此。安得馬尼曾經密訪，確未到漢。如繞江西。自必出九江徑赴上海矣。然折閱亦必甚矣。惟嵩芙尙在兩湖書院肄業。訪查實未他往。前言欲赴上海。緣辦報須購鉛子。旋以股份難招。竟作罷論。亦無他往之意。輿論安得馬尼。亦深知自己從前見左。此刻毫無繫戀之意。許久不復與聞。則此次之私運。淞芙實不知情。自屬可信而無可疑。嗣同半月後赴南京。奉嫂挈姪兒女同去。姪兒覓師甚不易。擬約淞芙暫用新法教授一兩月。淞芙亦不能久在外。二三月卽歸。一面再訪能用新法之師。若日內卽能得。淞芙更省此一行矣。肅此恭叩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十一

月初六日。

十四

夫子大人函丈。章程草草擬就。暫祕不敢示人。故無與商議者。知曲折詳細多所未到。乞裁奪是幸。涂師回信來否尙不可定。但東鄉極安貼耳。本城紳士大致如一邱貉。愈商議必愈無成。愈思和衷必愈不和。遲疑不決。何日爲止。十萬生命豈能枵腹久待耶。况亂一發更不可爲矣。爲今之計。止有包攬把持一法。伏祈酌定章程後卽與縣君言之。如此卽辦。不如此卽不辦。如縣君不能堅持。勢不能不上達帥聽矣。南鄉煤礦事已詳問羅迪吾。據云。此時淥水上流已涸。須由礦陸運至萍鄉界上之江口上船。每船可

載千石以內。二百餘里至湘潭銷售。因陸運遠者四十里。近則二三十里。加此脚力。不能取贏。故渠已挖出之煤尙存滯二千串錢之譜。無從出售。甚以爲苦。嗣同自稱將代鄂局採買煤斤。渠卽極願効力。如果辦賑之策可行。似可借渠滯而不售之煤。予以明年二三月春水漲時之期票。令災民運赴江口上船。售錢再挖再運。并邀迪吾同開他礦。物產旣豐。米穀自至矣。銀圓一節。中丞已令省城商民通用。想已由鄂局運解來湘。則省城宜有買也。妙在細至半角。值制錢五十文。交易尤爲便利。則錢當不至甚荒矣。使發甚急。不暇莊寫。伏祈鑒恕。章程似應俟可行時再出以示人。不然徒滋詆議。甚無謂也。手肅恭叩福安。受業門人譚嗣同謹稟。十八日。

十五

夫子大人函丈。前商團練事。絨丞所擬之辦法正與尊意同。而師中吉所擬之辦法又與絨丞同。師說在絨丞前。唐說在夫子前。而彼此暗合如此。亦一奇也。絨丞及嗣同於前七八日已函商岳生。請由縣送百人至省。卽令師中吉統之往澤生營中學習。面商澤生兩次。大以爲然。並極賞識。師中吉閏月卽可率百人住其營中。渠必加意訓練云云。按前所商擬請劉崑山止可爲紳董。哨弁必須師中吉爲之。且崑山尙不知有暇來省否。其中又多犯忌之處。依愚見旣得師爲哨弁。崑山可不至省矣。岳生來信呈上。難得大家兄以爲可辦。大約岳生已辦有頭緒矣。或四鄉都來。或中立獨任

均聽岳生去辦。若四鄉願意分任。亦止可任餉。不宜由各鄉送人。恐選擇不精。強弱不齊。轉是費事。嗣同等及師中吉所知之勇力果敢之士不下數十人。即可由師中吉一手招募百餘人。而請各紳選試。可選得百人。師中吉帶至省城。再由澤生選試。必易精矣。不審尊意如何。擬日內即令師中吉還縣招募。閏月半間即可到省。兵貴神速。此之謂也。湘潭縣官陳宇初大令不肯考試時務。似此守舊之官。訊斷又最糊塗。終日坐堂並不能粘一案。而補吾瀏陽之缺。如之何其可也。不如留黎大令萬萬矣。昨日已將此意函告中丞。便中乞更爲一言。此叩福安。受業門人譚嗣同謹稟。廿九日。

## 十六

夫子大人鈞座。去臘在鄂曾上一箋。以事遲延至初十日始克啓行。沿途兵船淺擱。至十七日到金陵。十九日起坡住東關頭公館。臘盡春回。瞬目一月有餘。雖有委籌防局提調之說。然無味甚矣。伏維道履春和。爲頌。鄂岸督銷委劉彝庭觀察思訓。爲武慎之子。既有年世誼。又舊交也。尙未接事。而嗣同已將去鄂。乃爲函留以畀之。諄託爲世叔調一優差。今春在此間接其復書。不過官話而已。謹將原信寄呈。渠昨到此。又託彥槻面懇。且看以後何如。嗣同在此。用度一切亦全恃彥槻接濟也。函丈今年行止如何。毋任慕念。然非有大本錢。官場萬難駐足矣。劉嘉樹得補首府。尙未接印。亦時相過從。此請福安。受業門人譚嗣同謹稟。

正月廿五日

笠耕世兄并此問好。

## 十七

夫子大人函丈。敬肅者。里門常親訓誨。嗣在省復侍起居。藉慰數年來仰止。歡喜無量。別後奉賜翰。敬謹讀悉。伏維福履綏愉。凡百亨吉。式符臆祝。近時風氣。凡認真辦事。不肯苟同流俗者。人竊非之。德至謗興。道高毀來。古今同慨。而於先生何疑焉。惟大度處之可也。劉艮翁兩信均已先後加封遞去。鄂署一切如舊。堂上康健。堪以告慰。肅祇頌春祺。敬請鈞安。通家門生譚期嗣同謹肅。

十八

夫子大人函丈。奉到賜諭謹悉。頃奉家嚴電諭云。聞湘以漕項減款練團。此舉甚善。令在縣勸官紳照辦。

其電頃已寄熊秉三。因電中另有機器製茶事。須與一商也。

當

復以鄉紳多不以爲然。現擬在省進稟。前已與中丞說通矣云云。此事終望辦到方好。請力與中丞言之爲叩。嗣同歸來感受風寒。疲頓已極。何時到省尙不能定。所言地事。他日路過其處。必當詳細一看。昨晤熊會亭。言江西學堂事甚著急。其意終望伯嚴再赴江西一行。方有成議。不然將不堪設想。並希轉達。此請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廿七日燈下。



## 十九

夫子大人函丈。除已寄復一函外。又接兩書均悉。漕項卽改入團練一節何如。已有函與南學會。商之質初。言涂師意亦願辦矣。且此項不取。不過糧差發財耳。民間何能沾實惠。抗拒之說可保其必無也。機器製茶事且看商情如何。屬件自可如命也。此請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廿九。

## 二十

夫子大人函丈。晨奉賜諭謹悉。外間浮言何所蔑有。嗣同等一聞此等語卽爲力辯。然卻未究其爲何所指也。

出於事極動公憤。其餘謠言雖多。殆不足道。

批何

卷事外間絕無所聞。可決其不爲此。繼之。銜之深者不止一人。凡新黨無不如此。其中有極冤者。劉白幾至舌敝唇焦。謗之叢者不止一事。牽涉暇事。新舊兩黨皆然。此嗣同所以不能不欲有所陳也。然事既過往。亦不欲徧述。第言其大略而已。此復卽頌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初六日。

二十一

夫子大人函丈。頃又接賜書。極論出題之事。此中別有曲折。今一併陳之。亦卽前書所謂中有極冤者也。當在南學會議此事時。適請諸友入會。到者數十人。羣屬耳目焉。及聞經鹿門諸公再三乞請。而後允許不出時文題。卽已有不悅者。又恰於後數日。在出題之前。中丞到會講學。極力譏詆時文題。形容盡致。並自言我亦

時文出身。所以無用云云。聽者皆以爲中丞非不願廢去書院時文題矣。乃一出題又是時文。將置中丞之言於何地。於是羣然憤怒。以爲中丞之恩意非不周摯。特爲函丈把持耳。故是次開會。博問甄中卽有瀏夢成顛。撫幕招搖等語。可知所憤者初非區區一題。蓋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卽由此一事而類推者也。外間人安知其中之底細。而事會之巧。有絕相類者。古來寃案蓋皆如此。嗣同所以重言之者。所見所聞並非無根據之言。而指出所以被寃之緣故耳。此上卽頌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初六夕。

## 二十二

夫子大人函丈。在金陵上一長書。寄陳杏昫轉達。九月十三日還

鄂。署中自家嚴以次一是安好。頃監吾世叔交下五月初九日鈞諭。因恐嗣同出都。故補寄此函。其實四月十八日書已接到矣。誥軸託吳鉄樵帶呈。計早到。會館事交石帆。舍姪傳贊已八月入都。當可照料。杜菽生移出。另佃一閩人。嗣同踽踽獨遊。於家鄉事雖時時在懷。而道遠書遲。如在煙霧。幸賴訓誨常頒。得悉梗概。算學事竟生意外之虞。礦事唐劉又生疑貳。抑何事機之不順如此。人材之難自昔所慨。矧在今日天地晦盲否塞之秋。宜乎一有舉便多阻滯。然而皆不足慮也。氣象將興。其初必有無數委曲艱難。將成而復敗。大爲世詬。引爲鑑戒。而當事者乃得因其失而疾易其法。衡度精審。用底於善。不如此。其善不善遂無由以知也。又凡人之思振作也。其爭必多。苟非甚私甚貪。爭固無害。

疑貳亦無害。久之利明害出。是非判然。論將自定。諸事有函丈鎮撫彈壓。何患無功。且見爲弊者亦將轉而爲功。就令終不一效。亦曰天也。非人也。世事更無可爲。似辦礦較有實濟。緣隨在可濟貧民也。紱丞書來。亦萌退避意。昨移書勉之。佛說以無畏爲主。已成德者名大無畏。教人也名施無畏。而無畏之源出於慈悲。故爲度一切衆生故。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地獄惡道畏。乃至無大衆威德畏。蓋仁之至矣。篤吾世叔及周新吾擬荐余堯衢。不知受否。此係私荐。聊爲棲止計。若家爵九位置漢口則更妙。此請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

牙齋局是李竹虛。嗣九月廿一日。同日內即起身回縣。

## 二十三

夫子大人函丈。頃見致家嚴書。知振務異常順適。官煤局幾有博施濟衆景象。諸紳自然傾心。功德所被。萬家銜感。湘賑捐減成旣然礙難。自應將實收。移文各三十分並章程等交邱文階帶回面呈。乞督收。去臘廿二日賜函中所寄簡明章程一並寄呈。俄使改派令肥傅相。王布政仍回本任。嗣同不勞挽留。自然免却此行。當卽飛函告知伯嚴轉達右帥矣。沅帆在此。累述右帥之愾。敦促嗣同往湘。雖亦見許。終令緩行。故沅帆正月中旬盡室回湘。竟不克偕去。旋因舍姪傳贊二月入都考蔭。江海孤行。放心不下。原擬隨尊駕同去。

知一時不能成行。故改此議。

令嗣同伴送。此自應去者也。乃事變萬端。非意所及。

嗣同之遭謠言。旋起旋止。已數年矣。去冬尤甚。至不堪入耳。張次珊御史已將賤名登諸白簡。恰李正則在京聞知。託人說轉。

疏稽未卽上。然都中流傳頗廣。近又有某御史已參。交德中丞查辦之說。事或不確。然無味甚矣。有李玉成者。假冒武大員扯署中旗號。任意撞騙。詹知事爲騙去現銀一千兩票銀一千兩。事既不驗。不肯照票兌銀。李遂交於比利時國人之手。由德國駐漢領事備文索討。幸嗣同與英國領事習。極力從中排解。得以無事。並代將起事根由詳細查出。立將李玉成一干人證拿獲。交縣訊辦。登時水落石出。當不致有他變。然此案破又扯出數案。或賣缺。或賣釐差。或賣營哨弁。究之不勝究。株連又太多。廿八日張香帥受事。不識能終敷衍否。家嚴深罪嗣同不才所召。卽令引見到省。久即有此意。至今始決耳。免致貽累全局。嗣同自爲計。雖緣事而去。覺得不值。而因此遠颺。又未嘗不逍遙自得。至於候補場中之污穢。尙

不足計。惟未克少襄振務。深負恩德。又復大言不慚。終不一任事而去。愧恨交并。不知所措。又算社金礦等事。皆弄成有始無終。恐貽累親友。尤覺不安。致紱丞書謹乞飭交。如到局亦請以此信示之。強學會之禁也。乃合肥姻家楊莘伯御史所劾。知高陽必袒護清流。乘其赴普陀峪始上疏。諸公不知所爲。竟允其請。因之貽笑中外。在京西人面肆譏詆。遂至流播於新聞紙。朝廷深悔此舉。高陽尤憤。適有胡公度請重開之奏。遂降旨准其重開。駐漢英領事深有悲憫中國之意。故與議立私約。約未立而禁已開。此近日一大喜事也。高麗內亂。俄日起而爭之。其王爲俄人挾去。俄日恐有一場惡戰。甘肅軍務已將平息。邱文階定二月初二日回瀘。手肅恭叩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正月廿八日。



## 二十四

夫子大人函丈。途中連上數書計達。隨於廿三日到鄂。舍妹靈樞已先期返湘。所幸署中自家嚴以次均託安好。憂懷稍釋。適有贊使之說。不能不暫作應酬。早出暮歸及接見同事。竟無暇晷。加歲暮諸瑣事蝟集。只得力爲了清。始能及賑事。承交下實收等三十分。自往捐局查問一切。海防例捐實官只須三成。若買鹽商捐款允便宜。大約只得一成有餘。湖北亦開辦賑捐。奏請雖係三成。實在只作一成七。旋因山東賑捐已減至一成六。此間遂不得已改爲一成五。然虛銜封典。誰有此閒錢來捐。唐季告身至謀一醉而不可得。幾似之矣。甘肅亦在此勸捐。成數尙未悉。今湖南賑

捐章程係三成。如何能辦。陳右帥寄到實收八百分。家嚴因李正則現辦鄂捐。並交其辦理。至應如何核減成數。尙未商定。嗣同急思攬生意歸瀏陽。擬徑將實收二十分將來設法報銷作一成五開捐。並交正則辦理。正則謂鄂捐一成五猶勸不動。惟轉寄上海可求速售。嗣同屢稟家嚴請照辦。家嚴終以未經貴局核減成數。未便擅減。

並命以此意函知大家兄。昨日發去。務請乞速示。

請專臨不  
言他事。

借款二萬

已籌得。卽當寄回。雜糧不但極昂貴。過二十石卽無可買。自岳州禁米之後。米價每石驟漲至四串八百文。正則買食米。大費經營僅得兩石。安陸一帶早已過五串。湖北之荒亦爲近年所未有。江夏已經逃荒。何論外縣。而司道以下。至今尙持不賑之說。惟家嚴一人力以賑爲任而已。上下古今如一邱貉。不有大英雄出而

滌蕩廓清之。中國殆終於自斃。現飛電往各省告饑。不知有應者否。湖北向恃安徽蕪湖等處糴米接濟。因各省同時往購。易致空虛。遂亦不能如數而得。前購米萬石。派委員放賑。數日即罄。此後恐難一次即購萬石矣。尤苦者。紳士無人任事。地方官不過爾爾。全恃二三委員。何能有濟。來日方長。全無頭緒。不了之了。非所敢知。時局如此。嗣同採購雜糧又屬夢嚙。况岳州阻米。鄂人歸謗於家嚴。決不肯再運糧石回湘。且欲徇鄂人咨移開禁之請。錢荒似比湖南尤甚。每兩換錢一千二百零五文。銀圓只值八百文。請以二萬之數易銀圓回縣。家嚴有鑒於鄂省之不能通行。而小銀圓尤不能行。故不肯俯允。而銀圓局因江南定鑄者太多。此後需用必先期知會另鑄。將來或可運回大銀圓一二千元耳。以

嗣同觀之。銀圓之不行。實釐局與錢店挾制太甚耳。若嚴厲釐頓釐局。商民以鄂局銀圓完釐者。每元一串。不得少有有抑勒。則商民樂用而錢店亦自無所用其把持。二萬解到後。如要換銀圓。似可於湘善後局撥用。嗣同志非不堅。而形禁勢格。徒負一諾而已。聞十九日湘雪三四寸。鄂亦同之。飢饉札瘍悉當緣此而免乎。王爵堂方伯除奏調嗣同外。更有陳梅生王惠堂潘晟初陸家翰。未經出奏者有馮慰農徐羹愷及繙譯二人。梅生已從魏軍去。曾重伯復挾數巨公書鑽營求去。乃方伯正擬起程。忽奉命著暫緩交卸起程。仍在鄂候旨。因俄國嫌其官尙不大。必令加以尊爵。否則請改派總署。現有改派李傅相之議。電問方伯願爲副否。復稱不願。且看怎生發落。若能免此一行。更省却奏留一番周折矣。中

外事惟傅相肯任事。餘俱不理。德國索廈門某島。援俄國得膠州灣爲詞。傅相據理折之。而諸臣竟私允其請。日本商約猶未議成。傅相之出益不可收拾。朝政無異於昔。經此挫折若無事。然湖北鹽道簡放郭子美之子。聞年甚少。用人行政大都類此。康長素倡爲強學會。主之者內有常熟。外有南皮。名士會者千計。集款亦數萬。忽有某御史起而劾之。請嚴拿爲首之人。果允其嚴禁。傳耶穌教則保護之。傳孔子教則封禁之。自虐其人以供外人魚肉。中國人士何其馴也。初立會時。沅颿伯純伯嚴穰卿輩嫌其名士太多。華而不實，別立一分會於湖南。章程久經刻出。今並見禁會中人遽爽然欲退。嗣同於總會分會均未與聞。已既不求入會。亦無人來邀。無論或開或禁。原與嗣同毫不相干。今見事理失

平。轉思出而獨逢其禍。擬暫將孔子擱起。略假耶穌爲名。推英國駐漢領事賈禮士充會首。結爲湖南強學分會。已與賈領事面議二次。惟訂立密約極費推敲。旣欲假耶穌之名。復欲行孔子之實。圖目前之庇護。杜日後之隱憂。不圖西人絲毫之利。亦不授西人以絲毫之權。語語蹈虛。字字從活。須明正方能定妥。此約一定。學會隨意可興。誰敢正目視者。並移書總會請其做照辦理。則所謂嚴禁者不值一嗤矣。龍爪霖委沙坪釐局。開正卽行。以周同溪諄切託之。李勉丈捐瀏陽賑銀前後共八千兩。茲又匯交正則二千兩。續爲捐出。共得一萬。婁尙書回家嚴信。竟一文不肯捐。惟訴苦滿紙而已。肅此恭叩年喜。順請福安。受業門人譚嗣同謹稟。乙未除夕。

魏子純分捐俟二月方能領出。致謝嵩美信乞交之。

## 二十五

(前缺)論亦難劃一。唐絨丞劉淞芙皆通才。似可與議。頃聞江西亦議開格致書院。以文學士廷式爲之倡也。變法之諭尙未復奏。就中發下各疏。以胡雲梅按察一摺爲最切實。湖北大約以開辦鐵路自任。現正委員四出。踏勘形勢。而黃梅孝感德安安陸等府縣被水。一片汪洋。苦於無從下手。卽令水退再議修築。他口水至。又將奈何。不惟湖北爲然也。倘修至河南山東直隸境內。猝遭黃水浸灌。又將奈何。此修路尤應以治河及講求水利爲主。中國政事廢弛太久。辦事者處處皆成荆棘。卽如順直水災。年年如此。竟成應有之常例。兩湖偶被水旱。其勢已岌岌可危。卽不爲鐵路

起見。亦豈當任其如此而不爲之計耶。然則雖變法難期有效。以無能行法之人也。沙市武漢兩幫因口角沒緊要事。至於糾衆械鬥。又誤傷一湖南人。湖南幫從之而起。三幫鬥至二十日之久。聚衆至萬數。官民皇避無所。匪徒乘勢焚劫。死者無數。此間派兩營前往尙不敷彈壓。又添派營勇始得解散。死屍悉已拋棄江中。無從查點。可知者大約有二三百人。此誠未有之奇災也。此事不能不具奏。而彌縫掩飾。措詞極難。川案尙未了結。而浙之溫州粵之南海佛山均有鬧教之釁。幸無大損。惟福建古田鬧教殺斃英兩國男婦七人。此外因傷重殞命者尙有數人。官中派兵救護。兵丁又因而搶劫。兩國憤極。英國已有兵輪一艘載兵千餘馳抵福州。餘兵輪亦次第進發。且相約此次決不受賠款。恐比川案更難



辦矣。外國新聞紙言。中日用兵以來。五大洲全局皆爲掣動。有慮日人遂強橫者。有慮俄人乘便吞併者。有慮俄人助中國滅日者。有慮中日合一者。而尤慮俄日聯爲一氣。惟美人獨存局外之想。餘歐洲各國皆震動不安。朝不保夕。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故前日俄代中國爭遼旅。各國有願與聞者。有不以爲然者。要皆各有所見。各有深遠之謀。及見俄日私立密約。外人不知爲何事。各國益復恟懼。相與爲瓜分中國之議。以合力抵禦俄日。而彼此又不免猜忌。搭配地段極難停勻云云。案從前土耳其之削弱。亦因鬧教起事。俄人首興問罪之師。英法德奧又從而押勒之。遂至今不能復振。今遇教案四起。各國得以有詞。板蕩陵夷。中國無息肩之日。而五大洲之戰禍亦從此烈矣。遼旅旣未見還。台灣尙

差能杖柱。二萬萬之兵費幾於告貸無門。如再有他變。豈堪設想。昨接貝元徵書。劉夫子委署許州。當此民生困苦之時。得一好官亦可蘇息片時。此可喜事也。吳清帥賄劣紳假託三書院人名到此進稟。乞代奏挽留。旋爲三書院探知。亦趕至此進稟。力辯無此事。並將賄託情形和盤託出。此又一可笑事也。拉雜上陳。惟諒察之。此請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六月廿六日。

## 二十六

夫子大人鈞座。接讀來諭。不勝駭異。所謂詈罵者曾未吐其千一萬一。何況於過。然此猶得曰惡惡從短不欲聞人之惡也。豈贊美二字賢人君子之所用心而亦懸爲禁令乎。既不許罵。又不許美。

世間何必有報館。第相率緘口爲鄉愿足矣。揆其命意。不過因南海先生傳孔門不傳之正學。闡五洲大同之公理。三代以還一人。孔子之外無偶。逆知教派將宏。垂澤必遠。自揣學不能勝而又不勝其忌妬之私。於是謗之訕之。妄冀阻其教力。及終不能阻。則禁人之贊美。而斥之以爲過。其用心何其艱深而迂苦也。然向之所贊。不過只就其一疏而言。於其微言大義。一字不曾贊及。旣以爲非。此後只好專贊其大處耳。猶有持不通之說者。謂嗣同等非其門人。何爲稱先生。不知一佛出世。曠劫難逢。旣克見聖。豈甘自棄。不以師禮事之。復以何禮事之。且普觀世間。誰能禁嗣同等之不爲其門人者。忌妬者又將奈之何哉。請轉語伯嚴吏部。遠毋爲梁星海所壓。近毋爲鄒沅帆所惑。然後是非可出。忌妬

之心亦自化。卽從此偶有異同。亦可彼此詳商。不致遽借師權以相壓。嗣同等如輕氣球。壓之則彌漲。且陡漲矣。此復卽叩福安。受業弟子唐才常譚嗣同謹稟。再此信係嗣同主稿。合併聲明。

## 二十七

夫子大人函丈。前奉賜函讀悉。仁人之言。委曲引喻。若忘嗣同等之狼嗥豕突。而一以慈心視之。自不覺默然而俱化。當擬作復陳謝。又有深於自得而忘言之妙。今試言此事之由來。乃不止一端。雖累牘不能盡。亦自不欲言矣。言其近者。是日上午已有人來告某之醜詆。並謂先生之稱謂。爲嗣同等鑽營康名士。自儕於門人之列。又謂湖南不應有此。意在設法阻壓。及下午到尊處。見某

在座。神色頗異。方欲與言。旋卽避去。固疑所謂設法者必於函丈處設法而已。進有言語矣。歸途內念。報中小引。不過就奏摺論奏摺。並未譽及其人品學問一字。惟其疏爲二百六十年所無一語說得太闊。然亦止就奏摺論奏摺。於其人品學問亦無與。且長安布衣煤山等語。實在未經人道過。謂爲二百六十年所無。亦非過譽。康某果何罪於天下。乃不許人著一好語耶。至於末數語似是罵人。然實無意指定某人。不過詞章家詠嘆之習氣。詞章家遇被謗最多之人。照例爲之發牢。卽梁星海之流亦尙未想到。何況時常相見之人乎。乃彼則自出承當。謂爲詈彼。證以平日詆卓如詆紱丞。及力阻不許聘康南海來湘。則其人亦太不測矣。而又往函丈處陳訴。豈欲出死力鈴束嗣同等而後快耶。歸未旋踵而賜函適至。才常橫人也。志在鋪其蠻力於四海。不

勝則以命繼之。嗣同縱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視地球如掌上。果視此軀曾蟻虱千萬分之一之不若。一死生。齊修短。嗤倫常。笑聖哲。方欲棄此軀而遊於鴻濛之外。復何不敢勇不敢說之有。一縱一橫。交觸其機括。是以有前書。却非敢抗函丈謂不當教訓之。而已決意不受教也。今事已過往。聊復述之。祈函丈亦勿以此示伯嚴。肅此恭叩福安。受業門人唐才常譚嗣同全稟。初十日。

譚嗣同書簡卷二（附錄一·唐才常書簡）

夫子大人函丈。五風十雨。蔚爲休徵。具見精誠所感。天人斯通。造福瀏民。良非淺尠。日者又來照會。重以礦人之職。天不悉道。地不悉寶。於斯爲盛。吾瀏雖小。古侯封域未或過之。啓其湮塞。搜其精華。富強之業。豈異人任。夫子自視欲然。曲辭婉謝。德盛禮恭。由茲益見。然義甯之於吾師。視爲松柏之身。益以魚水之洽。朝夕繫維。蓄謀已久。中原相期。努力礦務。特其借端。倘辭不獲命。先事之籌。恐弗能緩。硝磺鎊礦概歸官辦。名正言順。不得議其操切。前者夫子曲體始事者之心。謂官四商

六。最爲平允。未識上峯俯從人願否。如憲意難移。此後恐非口舌能爭也。其餘各礦辦法。想智珠在握。措置裕如。無事庸流之喋喋。然執杓飲河。以蠡測海。勉爲片壤細流之助。不能自己。謹條陳數則。另摺呈鑒。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幸甚。肅此。虔叩福安不備。受業唐才常謹稟。

敬再稟者。鄺礦師來瀏勘礦。夫子特命師中吉爲之前驅。甚善。常以爲少谷太姻丈方有志於斯。且東南情形較爲熟習。不審能上邀鈞命。與礦師同行。藉資閱歷否。鄒張二君復書何如。祈便示少谷太姻丈。俾得轉示才常也。受業才常再稟。



夫子大人函丈。奉鈞諭。具識吾師調劑之苦心。感悚無地。然他處所不敢知。若我瀏陽士紳。埒知此舉爲保萬民身家起見。則斷不至別生事端。復生已與邑紳披瀝言之。皆云。若撫部果有是意。我輩何敢有違。雖大圍曾有不繳之說。豈能以一人之壞合邑公事乎。且大圍前欲以此款作爲招信股票。豈招信股票可辦。而爲一邑之身家性命獨不可辦乎。况岳生來函云。前與邑君提及此款。邑君則以書辦太苦。將分潤之。則此款縱不歸公。其能實惠及民者無幾矣。夫吏胥舞弊。官民隔閡。敲肌吸髓。慾壑難盈。雖皇上寬大之政時頒。而謂若輩不從而生心者。才常不信也。才常學迂識陋。非敢曉曉致辨。竊以失此機會。則一切學堂等事俱辦不通。遂不禁喘泣哀懇。丐命於函丈之前也。方今人心浮動。伏莽之

憂。懸於眉睫。

聞廣西永安州殺斃法教士三人。該處汹汹。欲與法人搆畔。果爾。則後憂方大。

夫子若不排除衆議而圖之

。則練兵之事。築室道旁。永無把握矣。受業才常謹稟。廿六。

三

夫子大人函丈。昨函致少谷姻丈。託其轉稟一切。諒已塵鈞聽。義甯公銳意辦礦。千載一時。才常恐復生既去。以五金盈溢之瀏陽不獲與他處並舉。故縷將瀏陽產礦情形及著名礦井數處。與之熟商。並詳陳瀏陽辦礦有八便。懇其轉稟義甯。於瀏城設立礦務分局。卽以吾師主其事。皆蒙慨然允許。謹將沅颿復語呈鑒。將來礦師來瀏。度才常已赴鄂城。尙乞格外周旋。請少谷姻丈親陪往勘。俾礦師不虛此行。吾瀏始大有起色。瀏陽分局既立。則與

省垣總局呼吸相通。一切礦事皆歸分局控制。以上隸總局。斷無棘手之理。較之一礦一帖者利鈍何如。昨伯純云。躍龍市煤苗曾經礦師試驗。云其下必有極佳之煤。而運道極便。不如先從此處下手。易於奏效。鄙意卽令煤質稍遜。而西鄉一帶驟增此生活之計。便已功德無量。抑尤有請者。劉薰圃父子似礦務中不可少之人。務懇假以禮貌。平其心而柔其氣。必爲我用。其餘富商大賈。亦宜漸次聯絡。爲將來招股地。宿霧連天。峭寒逼人。清明下種之說。未識能循例順手否。回睇家山。令人悶煞。肅此。卽請鈞安。受業才常謹稟。

連日寒疾大作。倚枕  
勉書。草率之至。

再稟者。余藹臣父子係才常強之辦種。所有請勇請錢諸節。望隨時應付。毋俾掣肘。才常前領局中錢八十串。除付給薯種。

八十  
四石 六十餘串外。僅交余父子手錢一十一串。

四

夫子大人函丈。連奉兩諭。敬知皇上神聖天縱。遠邁唐虞。爲之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黃譚奉旨敦促。新黨之氣益張。湘事雖小壞。不足爲憂。合地球全局觀之。變之自上者順而易。變之自下者逆而難。今適得順而易者。誠我四萬萬人無疆之幸也。康梁爲海內所攻。其可危之狀誠如鈞諭所云。然以皇上天竄聰明。暨我朝德澤之厚。卜之必無他慮。蓋中國至此時始頗有日本明治初年氣象。若再經鼓宕。則雖守舊如島津久光等。亦必洗心滌面共贊新猷。似不得以畏難遠禍之心稍懷遷就。工部毅然以天下爲己任

。死生禍福早已度外置之。卓如汪洋千頃。今之叔度。外似溫柔。內實剛勁。尤非人所易知。夫子曾與紹航言云。天挺異材。五洲僅見。受業等極嘆爲知人。若使天祚中國。之數人者必不至爲舊黨所傾也。若夫專以蜚語中人。如彼王葉之徒。則何地蔑有。亦復何所不至。來諭云。刺取吾輩舉動。造爲謠言。用離間計。誠爲洞若觀火之言。由今思之。不獨使鹿門年伯無地自容。並所以離間吾師弟使相水火者。亦不一而足。自非夫子大度淵涵。幾一一中其彀中。不知所適。然從前之事似可等諸過眼浮雲。但求以後大家努力掙起世界。彼爲鬼爲蜮之流。想亦無顏立於光天化日之中矣。天下書院旣一律改學堂。吾瀏不逞之徒不知又有何說。來諭云。南算合併。爲束修及購書之貲。四鄉出錢若干串。准

送學生一名。極爲妥善。惟以愚見忖之。則此時確遵諭旨。挾四鄉以必改之勢。彼亦無詞可執。而甘蹈抗上無禮之誅。若此事辦不通。則將來朝旨及一切新政更復何所措手。惟夫子一意堅持之。瀏邑幸甚。大局幸甚。肅此稟復。卽叩慈安。伏惟鈞鑒。受業才常謹稟。六月念二日。

五

夫子大人函丈。昨讀賜七丈函。言及前日呈劄記一則。甚爲駭異。外間攻學堂事。三月卽有所聞。或謂中丞已厭卓如。或謂日內將使祭酒公代秉三。葉奐份爲總教習。種種譌言。皆云出自中峯。韓歐葉三君聞之。卽忿然欲去。經受業再三挽留。始安其位。

然其憤懣之心未嘗一日釋也。至中丞調閱劄記。乃陳楊二君自內學生收取。收齊後始彙交受業一閱。受業深恐三教習聞之致滋不悅。且戒秉三勿與三教習言。亦絕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來諭云。分教等皇遽無措。及儘一夜之力統加抉擇。匿其

極乖謬而臨時加批等語。果誰見之。而誰聞之。

其中塗改處。韓樹圓極多。即卓如亦常有之。豈受業能

竭一夜之力通行塗改乎。

若中丞詰責奎垣。奎垣何以不向秉三及受業說。而惟終日

喫悶葫蘆耶。容俟奎垣來湘時。當以不告之罪責之。夫爲學宗旨各有不同。是素非丹。看朱成碧。二千年來有何定軌。受業於素王改制講之有年。初非附會康門。去年辦湘報時卽極力昌明此旨。至六七月間始與桂孫同往書肆購得新學僞經考閱之。今年三月始讀所謂改制考董氏學兩書。其宗旨微有不合處。初不敢苟同。

如受業向以周

官左氏爲姬氏一朝掌故。而公穀大小戴三家詩乃聖人改制之書。見湖學報。

現已將歷年論說清付梨棗。俟刻好塵之函

丈。當知末學膚受之有同有不同也。至其拜服南海五體投地。乃因歷次上書言人所不能言。足愧盡天下之尸居無氣而竊位欺君者。故不覺以當代一人推之。若謂依附某學門牆。逐微名微利。則受業去年卽與蔡劭安訂明達學堂之約。又瞿子玖侍郎亦因張緝光函請受業入幕。並非無噉飯所者。祇以卓如勤懇付託。未忍背之。故擬俟其來湘始辭退他往。以全友誼。不然則飄然遠引久矣。義利公私之辨，天人理欲之微。久聞師訓。自謂略有把握。何敢以一日之微名微利致負初心。若夫地球全局。則非發明重民惡戰平等平權之大義。斷斷不能挽此浩劫。受業甯能殺身以成仁。不能曲學而阿世。夫子學究天人。功參橐籥。試驗將來世界。果孰羣



孰獨。孰公孰私。必終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受業撰有辨惑一篇。頗揭斯愾。願夫子不恥芻蕘而訓飭之。則知受業等之眼光心力。頗有勘破毀譽死生而從井救人者矣。所懷萬端。匪言能罄。懇並呈伯嚴先生。知受業非皇遽無措依草附木者。幸甚感甚。肅此專呈慈鑒。卽叩節禧不具。受業唐才常謹稟。初六燈下

日本於明治五年改用西曆。至改正朔。

易服色二語。出薛叔耘籌洋芻議鄰交篇。所謂改正朔者。乃指曆法非指年號。

## 六

夫子大人函丈。奉鈞諭。敬悉俊臣煽衆逐師。掣動全局。令人髮指。此風不懲。諸事瓦裂。瀏陽將無立足地。現在王山長之戚劉君尊生及其門生何岳松世華軍門之子。等聞之尤義憤填膺。急思與社生爲難

。謂山長一人之榮辱不足惜。其如瀏陽大局何。儼俟學憲按臨。邀集同志晉稟。求分別首從懲處。並窮治刁唆。以維風化。並迫令淞芙先稟縣君。爲將來張本。詞嚴義正。無可諉卸。公憤私親。萬難兼顧。遂不得已儼稟稿一通。馳寄桂蓀。託其轉呈鈞鑒。以少釋孟浪之譽。再俟數日。如無調處之法。卽由召甘手逕達縣署。竊思此事在山長未去之前。尙易設法挽回。今旣決裂若此。非嚴加懲處。復何面目見省垣諸君。現聞何家連班迎師來城。商辦一切。才常多因力勸何岳松等同陪山長到縣。再開講舍。重整旗鼓。何亦慨然允諾。書至此。山長率佐卿辭廷已到省城。旣而山長果到省。寓何家。才常與淞芙長跽謝罪。並力勸山長返轅。救全大局。謂一面稟縣懲處。一面整肅學規。必不仍蹈前轍。負山長訓迪苦心。而山長執意不回。

。無可奈何。付之長嘆。今淞芙又邀山長平日親信之人。環向苦求。不識能有轉機否。陶俊臣披猖煽惑。無法無天。才常誤與相知。愧恨無地。惟該山煤井既已開辦。似難中止。貽人笑資。且係瀏邑辦礦權輿。似不宜自生疑沮。啓外人乘隙之攻。至招商集股。光明正大。聖諭煌煌。及撫署復奏。謂期以十年始抽稅釐。殷殷以招股望天下。若以稍分微股。卽涉嫌疑。不過因俊臣之臨張跋扈。羞與爲伍耳。其實礦自礦。俊臣自俊臣。才常等當徐圖制之之法。決不爲所愚弄。望吾師格外放心。爲太平橋一帶生民起見。勿爲浮言所移。如謂才常始念。非因該處之礦井停工。生機索然。思設法以資工振。而第求開一井以自肥身家。無論大股小股。遞分無幾。卽煤苗之衰旺。銷路之行滯。均付之不可知之

天。才常豈能逆料。且生平微有所見。過蒙愛照。似亦非沾沾謀利者。但性情愚戇。遇事激烈。非大度淵含。見擯斥久矣。前者心菴觀察致書縣君。請其速開陶煤。並非出自才常之意。且才常見莊公時。並未提及此事。緣召甘兄與莊公津津以礦務爲說。云才常業已勘得煤井。稟縣辦理。而縣君不遽。乘硬肩子。奈何。莊公卽細叩始末。索觀批語。當時頗有不悅之意。云我將致書貴縣。從速辦理。彼時才常卽懇其勿遽出此。恐將來縣君不直才常所爲。莊公云無妨。此語如有一毫虛假。天地不容。夫子將來晤莊公及召兄時。可以俯詢此事果係才常發端與否。便當釋然。然才常初念有不敢欺飾者。默儼縣君如果不准。當晉稟撫憲求勘問保護耳。至遽請莊公督責父母。雖至愚昧不敢出此。伏乞面晤縣

君時。求稍爲解釋。以輕前愆何如。礦務局告示已刊出。昨面懇  
沅颿請其速發瀏陽。沅颿云。日內卽併撫憲通札發往。又來諭不  
允辦礦一節。原公私交迫。萬難再安家食。聆之惻然。礦務未知  
順手與否。而飢寒驅迫。英雄氣短。此是萬不得已之苦衷。但悠  
悠九洲。何處棲身。蘭有膏而自煎。枳塞道而不去。銅駝飲泣。  
鈔甲橫飛。人情熾險。勢利充塞。求如義甯中丞共保歲寒者無幾  
。夫子出處之大。進退之難。非淺識所敢輕議。鄙見且俟賑務畢  
後。再四審處何如。淞芙志趣高遠。惟節目稍嫌疏闊。誠如鈞諭  
所云。若再加以條理。則得之矣。肅此。卽叩福安。伏惟慈鑒。  
受業才常謹稟。三月初四。

再稟者。淞芙清晨至王山長處。苦求到社。渠似微有轉機。但須

院考後重來一遭。以終社局。淞美則力懇考求賢後卽行到縣。未蒙允許。幸才常姑丈晏鏡齋先生亦到省力求。似有回心。佐卿與才常密商。若得夫子函致王山長。婉請率徒來社。當可轉圜。可否見賜之處。未敢僭擬。特此奉聞。載請鈞安。才常又稟。

（頃有友自鄂

歸來。云。香帥與敬帥借銀二十萬。敬帥不允。致大決裂。敬帥憤極。欲告病假。未知稿否。）

七

夫子大人函丈。自到鄂後。久未奉書左右。慊仄無地。頃接邑中來函。知福躬康吉如恆。振事亦秩然就緒。私衷忻忭。曷可言傳。鄂中無甚新聞。唯香帥回任以來。整頓鐵政織布繅絲紡紗各局。不遺餘力。鞠躬盡瘁。勞怨罔辭。誠哉有古大臣風。今又議以

德國兵制另練新軍。並添設武備學堂。製器儲才。甚盛舉也。惜乎規模太闊。經費太繁。又無真實可靠之人以主持其事。故利權中飽。弊竇叢生。一切新政儻焉不能終日。現聞漢陽鐵政局勢已不支。急請盛杏蓀觀察出百二十萬金接辦局事。而盛公來鄂。歷觀諸廠。見其太無條理。頗有難色。此事作何結局。竟難逆料。言之慨然。彼懵時昧道之流。既膠泥一隅。不知通變化裁之用。而一二識時俊傑。又徒好大喜功。襲其皮毛而忘其根本。中國不國。人實爲之。謂之何哉。是以環觀中外。可與共保歲寒者絕少。惟我義甯中丞。識力兼優。名實克副。清剔庶務。振興新學。犁然有當於人心。擇木而棲。舍此末由。矧自和議告成。奇險環生。亞東大局異常震動。去歲突厥之亂。英人被創。俄遂牢籠

法德。離其黨與。而有地中海全權。今又乘中倭之釁。進圖高麗。英日愕眙相視。莫敢誰何。駸駸乎有執五大洲牛耳之勢。而爲所欲爲。故三月公報載英人葛洪一論。自言難與俄抗。而思瓜分中國東南。劃長江以爲鴻溝之界。其披猖荒謬。一至於此。誠可痛恨。而中國急宜自強之情形。亦不啻當頭一棒。使人猛省。湖南礦產之富。可敵全歐。尤爲英法覬覦。今中丞毅然開辦。未必不中所忌。而急以精心果力任之。爲中國富強之基。所謂未到曉鐘猶是春者。千載一時。須臾難緩。可喜亦復可懼。瀏東安的摩尼礦。歷經西人化驗。均云佳質。且用處甚多。爲五洲不可多得之礦。叩其價值。則未化之質每噸約值洋銀四十元。已化之純安的摩尼。每噸約值三百餘元。似此絕大利源。得之吾瀏。真是奇



事。頃已與馬醫師尙德議定。售與英領事賈君。每噸在四十元內外。決計四五月間回瀏舉辦。而湘渠來言。鄒沅帆先生云此礦暫勿與洋人議妥。伊局已委曾君昭吉專司化安的摩尼事。將來收買礦沙。自有公當價值。又復生七丈飛函告知常等。云此礦歐洲已挖盡。急在中國覓取。傳蘭雅先生云云。英國製造局均託傅蘭雅先生於上海廣收此種未化者。每年可銷五千噸。已化者。每年可銷千餘噸。七丈已與之面定辦法。命淞芙急往上海訂立合同。以爲信據。原函存湘渠處。夫子密函往取。可知其詳。才常以謂總局既有此舉。則定計與總局交易。實爲楚弓楚得。然漢口上海兩處。銷路未可錯過。故且虛與委蛇。約於秋間帶礦議立合同。默計俟礦山衰旺若何及總局能銷多少。再行定奪。總之。此礦奇貨可居。勢在

必辦。惟此時暫宜十分祕密。恐風聲所播。山主抬價不肯就勒。而妬伎者又從而齟齬之。伏乞密令少谷先生速將該山買出。如不肯買。則妥速批定。俟才常與淞芙四月旋瀏。酌定章程。卽行開辦。武漢一帶白煤銷路。竭力經營。頗有把握。昨將羅湘泉所攜青山壁煤樣呈與鐵政局。塙係佳品。呈稟未將羅藤吾現出。敬祈暫勿宣露其肯下公事與否。尙不可知。而白煤是在所必需。又與馬醫師約定漢口各洋行均購白煤。每噸約值六元之譜。令才常於七八月多帶幾船到漢。伊願保其必銷。伏乞將所收官煤之堅白而芽口好者。挑剔留存。以便打開各處銷路。實爲瀏邑無窮之利。抑尤有請者。瀏邑議分鹽引。屢經邑紳呈請。或半途而廢。或功敗垂成。其利遂專爲衛某一人所飽。天下事之大不平者。無逾於此。夫子若能力肩斯任。

瀝稟義甯中丞。并函致督銷總局。爲一邑挽回利源。不過得罪衛  
某一人。而萬家生佛積德無窮。將來辦礦立學。諸事俱取資於此  
而有餘。是則瀏邑自有之權利。他人攘之而吾師收之。而卽以儲  
富強本業。爲國家片壤細流之助。較之衛某徒肥其身家者。公私  
何如。順逆何如。凡有人心。無不同聲感激者矣。南台一事。夫  
于曾有四月之約。思慮周詳。稹密以栗。迴非淺躁如常等所能望  
。今春又奉上諭。各直省建立格致學堂。已有者擴充。未有者興  
辦。義甯中丞興致勃如。特函奉告。謂天下氣機之動。有不期然  
而然者。且有隱與廟謨相脗合之語。竊以謂趁此立學。名正言順  
。勢成破竹。必無他虞。尙乞我師隨時留意爲要。復生七丈已到  
京。寓瀏陽會館。引見考蔭未知何時。知注并及。手肅。虔請福

安。伏維慈鑒。受業唐才常謹稟。

再稟者。譚大中丞因去歲中日釁起。大蒙詬耻。遂思廣儲武備。奏請武昌添設槍砲局。部議以與漢陽鐵廠雷同。未允。嗣又經復奏。遂奉諭旨准行。中丞以曾昭吉素精此道。欲用爲總辦。而曾君知其事難成。雅不願意。又奉義甯微旨。以岳州爲兩湖適中地。爲天然講武之所。婉諷中丞。合於義甯同修武備。庶資易集而功易成。不意中丞聞此色頗不懌。曾君遂決然辭去。昨黃君佩豹言。此事大失機會。深爲扼腕。微論另立門面。顯中南皮之忌。卽統籌全局。非數十萬金不能蒞事。安得有此鉅款。如此事果成。必貽人口實。因思夫子素爲中丞敬信。而義甯又一生知己。若能於其中串合一體。以符義甯之隱念。則湖南一隅素富煤鐵。取

不竭而用不窮。可以屹然自立於天下。卽果遇英人葛洪之狂喙。尙能有所資藉。不論於羗羗之族。况譚陳二公素稱實踐。誠能一心一德。宏濟艱難。其造福中原。豈有旣哉。時事日非。匿言能罄。尙望及時珍攝。爲砥柱狂瀾之用。無任禱企。若夫翬粟一物。豪傑不得意之秋。往往匿跡於此。以自韜晦。而銷精灼神。終不免盛德之累。如振務稍紆。可否漸次擺脫之處。不敢請耳。固所願也。瀆冒尊嚴。死罪死罪。才常又稟。

## 八

小姪唐才常謹稟節吾老叔大人鈞座。謹稟者。自辛卯春間拜違塵訓。於今兩載有餘。追維誘掖提撕。懃懃懇懇。不啻家人父子。

銘心刻骨。難以言傳。辛卯冬。辱承推轂。荐入瞿學士幕中。學士以信老叔者信姪。視幕中諸友較爲倚重。臨別時猶拳拳致詞曰。吾於子非徒感其贊襄之力。實願引爲道義之交。於虜。學士此言適足以媿姪而已。昔虞仲翔謂得一知己可以無憾。而以塊然不學之躬。當知己之目。又復積感生媿。不知所云。第於立身行己。粗見一二。惟當戰兢從事。以無辜老叔及學士之雅望耳。伏維老叔。文章宗匠。山斗重名。海內望風景慕之徒。不一而足。抑姪尤私心竊喜者。吾瀏自漢迄今。功名學業見史乘者寥寥可數。惟圭齋先生崛起元代。卓然爲一朝文獻之宗。有明胡大司寇。雖過歷中外數十年。然明史不立專傳。且無片言隻字流傳人間。至國朝定鼎二百餘年。吾瀏竟寂如長夜。姪每覽古今人才之奮興及

儒林道學之彪炳。輒不禁慷慨起舞。悲從中來。以謂磅礴鬱積。歷久必發。當今之世。有能廣吾瀏於天下者。非老叔其誰。故竊願老叔爲曾湘鄉胡益陽一流。而姪亦得以竹頭木屑之資供一時奔走之用。則庶幾不與靡草同腐耳。雖然。毋謂吾瀏無人也。老叔而外。有能昌明正學者其艮生先生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矣。今歲秋闈。吾瀏出房之卷至五十餘名。中有荐元卷數本。竟皆見擯主司。無一入彀者。可爲浩歎。姪卷首篇用周宮曲禮分柱到底。次篇多用選句。三篇用公羊家言。房師彭公獻壽極力鼎荐。於二三場尤爲傾倒。三場有淹貫百家折衷一是等語。而主司批語亦無甚渣滓。同輩多爲扼腕。大抵本屆闈藝多取裁經義之作。如姪淺陋。固不足言。若同輩中實往

往有脗合闡藝者。乃竟無一中式之文。邑運使然。夫復何咎。姪既不得志於有司。本擬再作遠遊之計。第家祖母年屆八旬。不欲令作蜀道遊。且明年又值大比之期。僕僕風塵。似於進取之途有礙。然家徒四壁。擔石蕭然。又不能坐守窮櫪。以致缺饔飧之資。輾轉思維。無適而可。未審有附近之省可圖一枝之借否。然事無固必。遇有自然。惟老叔少垂神焉可耳。崑肅蕪柬。敬叩陞安。統希慈鑒。不宣。小姪才常謹稟。十月二十五日。

九

世小姪唐才常敬稟節吾老叔大人鈞座。九月肅具一稟。亮已上塵鈞覽。嗣聞台駕榮旋。不勝忻忭。擬于武漢一帶恭候歸艗。當可



飫聆慈訓。慰數年飢渴之誠。乃前月旣望。姪甫抵鄂而老叔卽於是日鼓櫂南歸矣。會合之難。至于如是。良用慨然。姪賦性迂謹。植行污下。文質無所底。猥蒙愛顧之隆。多方振拔。而時命不偶。長茲困頓。仰孤屬望之深心。俯媿平生之素志。所以自惟。上之。不能有奇策才力之譽。自奮於時。次之。不能砥行立名。克己復禮。深求儒者之愷。下之。又不能從事魯齊之學。治家人生產。弛堂上米鹽委瑣之憂。悠悠六合。無適而可。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今歲奉命課宜孫讀。邑垣相識太多。酬應交錯。曠職之譽。萬無可逃。倘非力兄眠同骨肉。誰能原咎。忸怩之懷。良不可任。後以老叔江南之荐不克如願。而本地又無枝可借。不得已侍復生七丈入鄂謀館。廢課徒之局。以求不可知之事。每一念

及。如芒刺在身。不知所措。尙乞老叔格外垂察爲幸。方今七丈爲姪八面張羅。雖有一二處可圖。尙無成說。竊惟七丈平日如空山之雲。天半之鶴。清高絕俗。不可稍干以私。今以姪之故。至於各處經營。現身說法。清夜自維。深抱不安。昨已屢懇其從容相機。毋多與俗吏相接。蹈荐人陋習。致生意外之覬覦。卽萬一無事可就。尙可橐筆而歸。恃老叔見悉之深。於南省謀一安硯之所。而七丈反慰勞勲勲。恐姪或不能安心坐守。靜俟有成。姪以此愈增媿奮於無旣也。頃聞兩湖書院課額尙有五名。姪比與七丈熟商。欲得一課以爲退步。如課事到手。卽附近有不甚豐之館皆可勉就。茲已儼於月之初十赴考。不知能補入上舍否。又七丈來函。言及時局艱難。江防廢弛。悲憤萬萬。寢席不安。武昌尤爲

數省衝要。全無戰守之具。外侮甚則內孽生。倘陪都失守。根本一動。而耜耰荆棘者。因利乘便。舟中敵國。大可寒心。今新募之營。豈委之貪庸齷齪之武夫。彼富貴已足者。則筋酥骨軟。不適於用。衣食維艱者。則減糧扣餉。惟私是肥。訓練之事。一任哨卒所爲。罔識君國爲何物。不知忠義爲何事。如此而欲其上下一心。誓同生死。有是理乎。固非得一堅苦卓絕清廉仁厚開誠布公身親訓練不避勞險之帥。不足以綏此衆也。而一時目中無如老叔者。將來時局如再糜爛。則安石之出。繫命蒼生。不能不求相助爲理。但目下尙無成議耳。伏惟老叔負經緯之才。抱扶危定傾之略。如無可藉手。雖奮袂攘衽。心馳遼瀋。不能張空拳以伸義憤。如當道果肫然假以事權。則臨博企竦。聞樂竊怵。似不宜堅

東山之志。而忘民物之重。然將來如何舉措。老叔必自有權衡。非姪愚陋所敢知也。悽悽私衷。辭不盡意。肅叩福安。諸惟慈鑒。小姪才常敬稟。十二月初七日。

譚嗣同書簡卷三

〔附錄二 歐陽中鵠書〕

復生賢弟如握。前由尊公處轉達一函。專爲領誥軸事。想必督入。得尊公來書。知竹林平抵京都。住瀏陽會館。甚慰。辦引考廕。不知已有期日否。聞浙江已停分發。不審須改省否。昨得王君鐵珊書。知已分發河南。於三月杪全眷出京。於所託代收誥軸事及會館帳箱。均未提及。以理度。必併檢交吾弟。會館事請託石帆內青兩比部代管。誥軸等件前鐵珊交其本家王善寶處。善寶記號養泉。係珠寶市三益金店正掌櫃。有信一封。請吾弟親往養泉處領取。其從前取去之收條亦請代收。將來一併妥爲寄縣。此等

事替人經手。實苦煩難。然在他人爲重大之件。固不能稍涉疏忽。如鐵珊已檢交。則可省三益一行矣。振務自中立轉圜後已去骨鯁。此盧孝廉感動之功。然肆應二百九十餘團。精疲力竭。皮爛骨散。至今尙不盡就緒。其尤可惡者。北鄉永安團總。家本殷實。而忽然若無其事。以爲取巧計。從前皆菩薩低眉。此恐須金剛努目矣。南鄉劉炳堂妄造謠言。謂北洋大臣王摺縣振萬三千金爲鄙人所措隱。昌言於中立局。寄語當以鐵裹。首傳至局面爲喻解。猶執迷不悟。挺身滋鬧。此事若直達。可使傾家。姑罰振款千緡育嬰田六石。從輕了之。通縣之中莫不稱快。除同事一二人無與緩頰者。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省中自勒回岳米。至二月初竟不弛禁。縣河亦復狼戾。米又以潮濕蒸變。不能久留。價遂

賤賤。未半月復長如故。賣主絕少。青黃不接一關。未知如何過法。縣中自清明後至立夏前一日。陰雨兼旬。寒氣凜冽。又加雨雹二次。麥實不充。小鳥又幾一網打盡。通算不及十分之二。足一月糧。豌豆尤歉。爛秧至再至三。約去籽種穀二萬石。茶以過時而老。至後售賣。不敷工本。山農所損至少三十萬緡。故皆無錢易米禾。或竟食粥。民不聊生。莫此爲甚。最奇者，近年以來如處無雷之國。至今不發山浸。高田不能水乳交融。雨過卽涸。比來暘雨尙爲應時。但使天心仁愛。不至如以前盡敗垂成。省中不斷穀米來源。盡心力而爲之。當可幸免浩劫。湘省被災十三州縣。輕者不必論。瀏陽實在最重之列。茶陵衡山皆無條理。醴陵尤勞如亂絲。嚴義紳又在中攪局。通省大僚爲其所苦。卽江西之

萍鄉亦復辦理不善。萍醴兩縣至南鄉賣室女者。蓋以千計。瀏陽雖食菜茹草。惟雪深七八寸時。金剛大瑤楓林一帶有餓殍百人。或因食禾根。菜病腫死。南鄉捐輸爲通縣最。楓林又爲南鄉最。上半年團防捐歲租八百石者爲上戶。十分捐一。振捐又十分捐五。每租二十石捐錢十緡。如此搜括。尙猶不免道殣。可見生齒之繁。然比之他州縣。又似人忘其災。故瀏陽獨妄得命名。然當鄙人初歸時。其不糜爛者已間不容髮。每夕焚香告天。請削祿減壽。以拯災黎。且矢之曰。如有一豪自私自利之心。畸重畸輕之見。神明卽速誅殛。故自借二百緡及括內子簪珥倡捐外。所有辦捐應得之移文費約三千緡。一切盡捐之。而猶有漠然不動。至今尙慮其擾吾全局者。此種人佛出世救不得。人心如此。天意未厭。



尙不知結題如何矣。煤局因利而利。日可養二萬餘人。此議一出。雖死不動。向非雷厲風行。墊款開辦。則去歲小年前後已無瀏陽。聖人云足食。民無信不立。於此可見。現在收至三萬餘石。東鄉窰戶銷去三分之一。行戶既未把持。亦未運湘東煤。今年竹筍背班計新熟時停收當尙餘一半。至明年春夏之交必可銷罄。黻丞淞芙極力打開漢口銷路。然由南鄉出淶口則可。由縣城出湘則運力太貴。虧折不能行。止能守株待兔也。自去冬辦振。至今將及六月。除北鄉及上東外。先後振減兼行。最久者振半年。所費皆取之就地。約計已十萬外。從未一請庫款協款。蓋一請則計較紛爭。畫疆而守。究意瓜分無幾。徒藉此爲規避地。不請則一意督責。絕其覬覦。但視力量何如。至再至三。必窮其所能至。從

初開辦時卽持定見如此。故雖怨謗叢集。不爲稍動。然其所以有恃無恐者。則以有鄂釐二萬金。及籌備公穀五千石作銀六千兩。當此兩款借定時。卽擬以抵協款。俟各團捐數大定。核計應須多少。以穀撥借。皆照銀數扣算。呈明於此兩項內開銷。由省局以應領協款抵還。有餘仍繳。先以告尊公。復書謂須由省局劃存若干。以免推展。不知右師并二萬六千金已全數應允。鄙人書到時。右師以書交莊觀察。且批其上云。此人堅忍切實。應如所請。莊觀察攜至官廳。徧示司道。皆曰醴陵專請協款。殊爲可惡。如瀏陽有正紳。處處核實。又能體諒公家。令我輩甘心助之。右師乃復書。無論省局如何爲難。必爲貴縣劃存此款。卽以此書爲息壤。且稱之曰。堅忍切實。得張江陵曾文正一脈真傳。時賢未可

抗手。又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誠右師過譽。而其開誠布公。任之專信之篤。真王先生所謂精神動衆。臭味養賢。然要非尊公慨假鉅款。則亦無從藉手。故知此二萬金之爲功偉而爲福大也。現在通盤拇算。但使天心悔禍。暘雨應時。四鄉一律豐熟。無水旱蟲傷之患。至少可繳還萬金。若穀價不耗折。鄂款或竟全行歸趙。然富人則已怨之甚矣。永安團總以馳書切責。業已大相決裂。屬王把總往查得實。再行辦理。其餘十九大團及中立均尙見諒。惟城中殷實。既不見孺子入井。無怵惕惻隱之心。又以捐錢破其慳囊。咒詈嬉笑無所不至。雖至親密友皆不見面。惟恐事之或成而辦之不壞。故愚謂吞蝕振款者其罪次若輩一等。據常理論。得右師之至誠惻怛。及鄙人之盡心力而爲之。宜可感召和氣。

然以此輩混混處其間。無處不有。恐有浩劫加乎其身。無可末減。是以愈辦愈緊。戰戰兢兢。儻焉如不終日也。李勉丈捐縣振六千金。族振二千金。省振一千金。又聞捐東振五千金。其孫縣試得案首。人無間言。昨得貝孝廉書。近寄二百金爲鄰人家用。以辦振無可自活。故爲大處起見如此。婁尙書由藩庫取六<sub>百</sub>金。咨省局交中立散放。昨已札發下縣。城鄉皆鄙之。具稟繳回。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頃大雨淋漓。雷電交至。已歷六七時之久。勢尙未已。大約當發山浸矣。振事百忙。作輟數日成此。不復倫次。專託。順頌升祺。兄中鶴頓首。四月十七三鼓。

令姪潞生世講并此。吳巨嚴儀部信收到。晤時希言之。杜喬生太史羅石帆王丙青兩比部均致意。未另。

再。礦務一件。惟二月間南鄉黃泥江開挖陶氏一煤礦。稟縣飭辦。此事少毅蕙圃勸臣淞芙爲主。與旁人有意見。鄙人贊成之。蕙圃諸君爲耘兒入一股分。鄙人因處嫌疑之間。旋退出。於合約中批注。今聞此礦尙未見大礮。蕙圃已墊用六十串。將來若力量不足。不能堅忍。陶氏甚有心計。先難後獲。恐當專擅其利。此外少蕙兩君各有私礦。據云炭質甚佳。且觀後效。是時言礦務者咸請設局。望鄙人上言右師。因思此事必先有成本乃能做事。遂欲從淮鹽設瀏陽專岸下手。欣然趨之。繼思分岸之說。屢經縣人稟請。爲省城八家鹽行所持。不能遂壟斷之計。今欲從虎口奪食。不知能得與否。果能得。專主礦務立言。礦有成效。可不需此。礦無成效。竟可提歸省城。永遠絕望。此項約計所入。歲可二萬餘

縉。爲瀏陽莫大自然之利。自當爲瀏陽通籌善後之法。斷須歸之於公。不可專之於己。乃擬初辦三年。專歸鹽務之用。如設局設子店建倉領帖諸務備舉。提一千歸算學社。二千辦礦。三年既畢。核計委員司事薪水及各正雜款若干作爲歲額支銷。第四年起。歲額外分作二十成。以四成分城鄉積穀。四成歸團防局。四成爲算學格致購書買器經費。四成辦礦。其餘四成留補各項之不足及公事之應維持者。事事著實。別類分門。廓然大公。通縣永賴。先以此舉函陳右師。請其作主。又函致武昌。屆時請通力合作。右復師當書。謂但得峴帥允許。決非鹽行所能把持。振務告畢望卽來省商辦。以要必成。又提及礦務當須借重長才。不能私之一鄉一邑。重言申明一切須面談乃悉。意似羅鄙人入省局者。鹽事關係

全局。有此機會。不能不一竭力。礦務則本係外行。擬竟置身事外。此四月十五以前事也。安得馬尼一礦。香渠信到後。少毅丈卽馳往東鄉批定。黻丞恣笑到省晤沅颿伯純。言右師甚重此礦。意在五金上。必須官辦。後乃改官商合辦之局。防賤價售與外洋。從前談次。詫曰復生何緣與傅蘭雅私立合同。沅颿解之。意卽釋。以詢莊觀督。云並未語。不知右師何從得此消息。今莊觀督入商股先交銀作成本。云不日與右師同有信致鄙人。二人遽歸。閱一日十七。伯純專信來云。右師催速具稟。好具公牘。其意已屬鄙人。自此次辦振。性命已收拾大半。實不堪再勞。今青黃不接。正更吃緊。勢愈不能兼顧。羅小山先生甚欲之。前已許薦。擬以爲替人。黻臣謂中丞於他人不放心。其立意已久。今入股分者。亦均願

鄙人爲主。聞已具稟往省。不知如何說法。必不能自脫。擬姑試數月。振務造報完畢。當在冬初。彼時請入京供職。當不能固留。且俟右師函到時。看其意旨何若。再斟酌行止也。四月十八日  
中鵠又行。

再。算學社晏王卿山長。學問精深。矜平躁釋。在門之士。雖不勇於爲己。卻尙安靜。令姪青浦。是其中巨擘。餘則有近有不近。惟淞芙所立之質學社。聘善化王君曉夫爲師。門弟子多輕薄之流。初入學卽躡等。以不可通之算。起而相難。昌言師無門徑。竟肆無禮。散而去之。予師以不能容。如逐去者。其故門人皆不平。欲與問罪之師。此事鄙人初苦不知。補救無及。後馳書與王君。姑且緩頰。淞芙爲衆所不容。無以自解。欲訟諸無禮者於縣



君及學使。而隱有所滯礙。省中人至恥惡瀏陽。中丞亦隱有所聞。曉夫先生本爲學使所知。又試求賢算學第五科試時王門禦侮之選。是否赴兩院具控。尙未可必。去年所遞一稟。此時竟不敢請右師批示。陳曼秋所云聚浮薄之子弟。不幸言中。總社規矩。雖以極力維持未壞。然已執質學爲口實。明年局面。恐遂爲其所沮。南臺事尤得有詞。我邑人材衰歇。不足興起。殆縣運爲之。殊使人寒心也。可恨可歎。疆又行。

再。鄂中自弟去後。浮議漸息。爲人受過。固心所安。頃聞又招令妹倩劉公子來署。佩豹甚咨嗟太息。然不便尼之也。奈何。奈何。

## 二

復生賢弟如握。別來日月易得。淞芙歸。詢悉近况。候補官無能爲。藉差事餬口。與就館無異。而嘔氣則尤甚於就館。此是天下同一印板。不獨一省爲然。且居今之世。卽儼然得寶缺。無能爲仍同候補。陸放翁詩云。人生乞食原多術。最下方爲祿代耕。嗚慨乎其言之矣。比惟名德日昌。撰箬益富爲慰。舍弟辱承說項。聞劉益廷觀察極賞其可靠。特加另眼。許直陳該局所不便。而決志久任。不予遷移。昨得家書云。總辦新章運費減二成給領照。去年運鹽。計一歲須裁七百二十串。處此三年無一錢寄歸。間或撥家中應付。不裁尙恐不能了。何況裁此鉅款。其何能賠。求調不行。止有辭差一法矣。然又將從何處覓食也。縣中善後公事。做到十二分好處。舍間私事。做到十二分苦處。

却財事不一而足。除前僧不計外。目前非富屋不了。

然做到如此。尙不能滿嫉怨者之意。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更僕未可終。再過兩月。可一切了結。武昌已一年未上書。是時當撮大略往告。另作詳信與弟。備述此中委曲。於家信內寄呈。若爲代鄙人申敝者。或得釋然。知天下尙有此種人物也。縣中礦務無可辦。僅開北鄉曾家洞銅礦。礦師視之遂廢。煤則省局不辦白煤。專煉焦炭。產旣不佳。間有運道又遠。利溥不能容局。其餘若安得摩尼五金之屬。茫乎未有聞矣。礦務非鄙人所長。尤非所願。敝丞淞芙率爾呈請。強令承乏。遂致專與劉氏結怨。凡事強勉。必至合之兩傷。真屬無味。其實不過照章辦事四字。並無不近人情。但不便人之私。便成仇敵。上年所封蕙圃安得摩尼礦。質寥寥無幾。頑石尤多。至今渠未問及。敝處亦未請總局作何

辦法。將來繳還關防時。只好往縣一移。以不理了之而已。黃君歸後。瘋疾未有所聞。亦幸未至敝處。爪霖調宜昌。邀舍親周君同溪往。以志趣不侔。辭不赴。沙洋遂未得仍舊。昨函請仍向吾弟求薦。論其境遇。蓋不得已。戚誼亦不能卻。鄂釐局面較廣。當有可爲力者。吾弟其推愛謀之。否則又增鄙人一累贅也。壽詩附覽。此好事之作。亦不慊之徒執爲口實而肆輕薄者。然詞皆舉實。自反固無愧也。專此敬頌潭祺。淮生讀書當有新功。兄中鵠頓首。五月廿四日。

三

復生賢弟如握。自駕行甚念。兄從端陽前二日。因寒食角黍。滯

氣腹泄。至今未愈。故彼日未走送也。卓如辦理譯書局。南海想主持其間。弟赴引能得異數更好。否則暫與康梁同事合羣。以大更新之力。嘉謨入告。雷厲風行。比諸一手一足之爲勤。爲一人樹立計。其功偉矣。時文毅然廢去。是天下第一聳動事。吾輩乙未發議。不圖果於今日見之。此殆非康梁之力不至此。鼓舞奚似。但新政應急行不可須臾緩者。尙難更僕。趁此一切改圖。刻期課績。或可合朝野奮發。稍戢狡焉思啓之謀。容吾著手。若其間又生阻力。觀望遲迴。則名變而實未變。旦夕禍機一發。而事無可爲矣。潛減一節。雖香帥所請被駁。縣中是辦團練。又出自花戶自願。事體不同。故得照準。惟鹽價一稟。因槍廠已議奏加每觔二文。恐其相妨。批縣核明再稟。實則槍廠是奏加。一省皆加

。以辦一省之事。學堂是自加。一縣獨加。以辦一縣之事。且有賓館商學二成在內。現各省奉設商務局。尤關緊要。又况所加止每觔一文。比槍廠僅及其半。爲數甚微。而一舉兩得。商民無不樂從。絕無妨礙。以此稟覆。明白切當。自然照行。但批由藩司轉飭。黎縣君不能稟復。須俟代任。多此周折。須緩辦一月有餘。此卻出乎意外。中丞間有慎重處。於公事不得不然。本縣事尙不能相彊。南學會請提漕減未允。非由旁人尼止可知矣。縣中學堂雖有成說。必得鹽價。乃有恃不恐。日前南鄉已具稟另辦。此係張見三一人意氣。黎公未準。但學堂係造就人才之地。非爲科名計。僅能擇教數十人。爲額有限。今時文旣廢。驟改論策。生童不知如何做。欲開風氣。俾得遵循。恐非另設月課。使合縣

咸來應課不可。因時制宜。此爲題中應有之義。兄擬於八月秋祭時回縣。再與釐定。佛塵放暑假必歸。兄昨與商量。將南學分會移在興賢祠開設。仿省城學會辦法。立定章程。招人看書。現在振局將撥振鄂蜀。兩項賣款所入及截存用費節省所餘。

可惡是四川。兄原議在湘中。

川振局填獎減價賣出。盡數填滿。總辦朱喬生竟不肯通融。必須絲毫照繳。累兄賠數百金。

可得四百金。兄自賠飯喫。一概不要

。以三百金增買書籍。一百金爲目前請司事經理及（原信未完）

#### 四

復生賢弟如握。昨得手書。具知潞孫考廕吾弟挈以同行。將遂辦引赴浙候補。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天也。豈不信然。縣中頃得大雨。人心自定。振務粗有頭緒。但能時和年豐。當可敷衍過去。

此次別離。未知何時聚會。欲一傾吐。乃迫促無須臾暇。且不知從何處說起纔好。到京晤諸舊友。若問近况。請具言辦振之危之苦。外有所託。閱信自知。王鐵珊恪守劉先生之學。堅忍不拔。

乃天下奇士。吾弟能往通州一行最好。否則請向三益王善寶處取

善寶係鐵珊堂弟。記號養泉。現爲三益掌本。聞鐵珊處誥軸均

交彼收存。

鐵珊開改外。向善寶處取爲妥。持信面交。尤爲明白。

中鵠曾交有清單。已領去者皆有收條

。請照清單領取。并將收條取出查照。共計若干分。記憶不起。

對清單自悉。其捐封者皆有照。務請並照取回。

捐封計二分。一劉宗球。一劉某某。記得者是此

兩分。此外不知何有否也。

將來封固交安人帶縣。惟其中有人在京師及服官直隸者

。請問石帆柄青諸君。當知應交何處。

有郭姓。乃係陳葆石所託者。

此事在我輩視之

。若無足貴。在他人則關緊要。請加細密爲要。會館事交鐵珊管



。去歲必有墊發。吾弟此行及潞孫均應有捐款。請酌付是幸。敬頌近祺。兄中鵠頓首。二月二十一日。

五

。衛生賢弟如握。前聞吾弟五月始得辦引。於四月二十前後發一緘入京。計瑣屑十數紙。頃始知賢竹林事均了妥。業經出都。而前函不能入覽矣。比想安抵武昌。侍奉一二月後。再行到省。當不爲遲也。王鐵珊於赴河南時寄一信來。誥軸及會館帳箱均未提及。誥軸想檢交吾弟帶出。此件在他人爲緊要。在經手人亦實累贅。希卽交妥。便寄縣爲要。會館事非交石帆卽交丙青。兩君尙住會館否。杜菽生尙住南半截胡同館屋否。縣中振務勞苦。不可勝

言。幸均就緒。距新熟止四十日。現在雨暘時若。禾易長畝而微有蟲。但不爲害。早稻即可豐收。所借鄂釐二萬金。省城籌備公穀五千石。合銀五千九百二十兩。酌盈劑虛。全得兩款之力。曾請中丞以兩款將借作領。由省局於協款內劃出。代爲抵還。中丞回函。全數允許。且申之曰。以此函作息壤。頃已屬稿。請縣君具稟。約計撥穀不過四千餘石。局中通前後有米二千石。穀一萬二千石。米已撥完。留穀以備青黃不接。將來貴入賤出。須賠數千金。各項均有款備抵。惟此過硬虧折。大約鄂釐可如數繳回。籌備公一款須以協款彌補。然通計振十餘萬金。皆係取之就地所領公款。鄙人開辦未時公款一文。至多不過萬二千金。前共發過七千五百金。少或萬金而止。視他縣當爲獨少矣。局煤收至三萬餘石。頃已售出五分之三。尙有後

望。縱餘當亦無幾。種薯賣秧。從少穀絨丞之議。衆謂必成棄物。詬病無所不至。頃買者坌集。至無以應。入夏以來。諸事順手。但須結局安靜。乃爲善始善終耳。算學館章程稟中丞處尙未請批。鄙人於此意怠。王卿有教無類。極爲精勤。社中十六人。質地近者青浦爲最。次則次丞李養予及宋老九。然或苦體弱。勉強從事。求不爲名者。尤不可得。材難一。王卿杜門不出。可謂專矣。然授至十六人。王卿神似受驚。將來恐不免得疾。勞苦不勝。至少須延兩師。師授八人或十人而止。通計止授二十人。書院歲入不足以供之。費絀二人。崧芙立質學社。延善化王曉夫主講。僅半月。竟逐其師。此事尙在轆轤。陳曼秋所謂聚浮薄之子弟。其言立中。王氏舊徒。聞欲訟於兩院。崧芙擬先發以聲其罪。通縣之恥。使人寒心。始基

壞四。質學之釁。起於故意詰難。在事者無一明白人。皆左袒弟子。惟鄙人父子力破其非。而終不能救。總社中鄙人雖不至而力能制之。若鄙人遠出。更無人能制之。

縱能將費院改定。鄙人一去必壞。

得人難五。

拙見但得中丞一批。暫且提款。留爲後圖。而別從他處下手。人材盛衰有天。在天不欲興之。非人力能爲也。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然亦不足爲外人道。道則氣皆餒矣。縣中礦務。談者踴躍異常。鄙意欲得淮鹽專岸。前三年專力經營鹽務算學開礦。各提一千餘緡應用。三年後鹽事大定。除歲額支銷外。以其餘分爲二十成。積穀團防算學礦務各提四成。餘四成留補各項不足及他公事之用。以自然莫大且遠之利。通籌我邑善後。無逾於此。從前邑人屢欲壟斷。爲鹽行所持。此則純乎大公。無絲毫自私自利

。以請中丞。屬振務畢後。至省面商。以要必成。並及礦務。意似欲鄙人入省局。此本外行。又非素志。不願承乏。南鄉陶氏煤礦。絨丞輩想已具告。初爲耘兒入成分。以涉嫌疑退出。今聞不佳。安得馬尼礦已經少穀批定開挖。淞芙想當函陳。但恐相左。中丞獨重此礦。必欲歸官。後乃許官四商六合辦。初謂吾弟與傅蘭雅立合同。甚駭怪。後知爲考校。意乃釋。莊心安觀管以六百金交淞芙入商成。與絨丞從省歸。一日伯純專人來云。中丞速其具稟。意在鄙人。稟去廿餘日。不見公事。鄙人近一月亦無信來往。不知所以然。或曰以礦師未到之故。此事鄙人決辭。絨丞云。中丞於他人不放心。意已先定。或者勉強試辦。俟造報畢後。一同辭謝。且俟公事到時。再定主意。以上各節。前信已言。茲

述其略。其不欲述者。則亦不復述也。同溪之姪孫周安詳。字新吾。去秋同溪攜至鄂。留爪霖處。爪霖赴沙洋。未帶往。留滯清雅堂將及一年。典盡當絕。家已斷炊。萬請吾弟爲謀一釐局司事。舍弟仍在黃安。勢成賠累。忽又加歲額二千。引幾不能辦。求量移而不可得。鄙人以辦振故。家人殆要病莫能與。李勉丈恤其私贈二百金過端節。藉度一口氣。此種風義。誠不可得。舍五弟中祐。字篤吾。在壬生處不足自存。前求尊公爲位置一漢口碼頭。尙未見報。春日再有書。牙齦總會辦是彭實李竹虛否。頃篤吾因該處光景太苦。同事有他。不欲與人受過。已辭壬生赴黃安。相需比前尤急。但此甚瑣屑。如割雞用牛刀。亦不敢強耳。比來百忙。拉雜書此。卽頌升祺。並望回玉。兄中鵠頓首。五月初九。

秦生好歸應院試否。潞孫并賀。

## 六

復生仁弟如握。昨得岳生書並致用學堂章程一分。並送上。章程不知何人手筆。或質初草創。而涂先生改定乎。請與絨丞并酌之。省中請行團練稟。於前日遞入。稟內列弟及熊太史名。細思欲防內匪。舍此別無他法。不過要提明此層爲主。使人不疑爲禦外侮之用耳。初時學會答問。有言團練決不可辦。曾文正所帶兵。並非出於團練一條。外間大譁。謂專信口塘塞。實則湘軍皆由團勇挑選。此事當時錯誤。以後卻須慎之。總不可一字不實也。

又據總署奏  
鹽釐歸赫德

鹽課是正供。不以抵押鹽釐。是川鹽等盜金鹽課。乃各岸督銷。二者截然兩事。彼日似并爲一談。未加明白。羣萌學會序。日光玉潔。應有盡

有。抬高瀏陽處亦得體。當是報中第一篇文字。昨見報內列龍莫溪爲不纏足會董事。是其家以後當不纏足矣。渠有一子，去年冬所生。兄擬以次孫女字之。係前年四月所生。長一歲。性頗聰穎可愛。老弟試爲作伐何如。兄比爲課卷所困。須再六七日始能蒞事。演影燈恐不能到。老弟得暇。或偕絨弟過我何如。絨弟處并此。卽頌台祺不具。兄中鵠頓首。廿五日。

七

佛生塵兩弟如握。昨得兩弟書。始如發蒙。凡事總以直說爲好。若愈隱則愈誤矣。學會聚集之日。記鹿門止說求忠改章。請卽批准。以其事煩難。故加審慎。似並未語及不出時文題。果爾。亦甚易。



事。豈兄性善忘。竟不記及耶。把持之謠。不一而足。南學會請將漕減立學堂。卽其一端。同志中已有疑者。不知此係官紳皆不謂然。中丞亦自昭慎重。蓋今日一胥吏之天下。有例存便不能逕行其志。老於宦途者。自然多見一層。昨夕得電報。香師所請漕減作學堂之疏。已奉部駁。湖北此事。將成畫餅。此間幸未先准。尙不至勞轉圜。鬧到不好縮脚。以此推之。我縣團練一稟。恐又滯礙。或者由花戶自請。較有分別。然須奏明。則費煩矣。依附康學。獵取微名微利。乃指課作而言。諸卷於時務諸題。千手雷同。已覺異常討厭。乃至時文亦復變易體裁。攝取附會。不作辨論。偏愈覺使人難受。姑匿改劄記之說。亦正與之相等。此等枝節。應概一筆刪除。以免徒增嫌隙。惟前此外侮實多。中丞與伯嚴

從時文決滯難  
乃有實爲之。

爲諸君子卻四方之敵。昕夕不遑。實勞且苦。至調取劄記。乃自加檢點。備豫不虞。有不得不急抹正者。此中委曲。兄尙不盡得所以然。卽間露一二。亦志在揚水之卒章。不敢以告。弟等亦但平其心。養其氣。斂其才。藏其智。以俟積厚流光。異日出而昌其學。不必憑虛逆億。別檢兩卷呈覽。仍懇交僕帶還。此等如何安置。思之尙未得法。故心惡之。兩弟乃真新學。志趣力量。夙所深信。如何以此見疑。使兄以後轉難坦白耶。省中謠言如海。兄遇之過境輒忘。又平日簡出。所聞不過一二端。如祭酒代秉三從前尙書陳太史。稍存。吏部當客氣。今不從爾矣。教習。及兄批抹湘報。把持去時文題。不批南學會稟。非復弟言一無所聞。既皆子虛。則增疑團。然則兄處此間。有如賈彪西行。方扶持調護之不暇。遑敢以無據之言。自騰口實。授人以攻擊之

具。使吾黨閱牆構釁。自立孤子無助之地乎。兄自信待人以誠。表裏如一。而謹言慎行。近尤從事斯語。今既渙然冰釋。故遂一揭其隱。望告秉三知之。至外間詆兄無所不至。悠悠之口。自問不能持兄短長。不屑校亦不屑辨。日昨各信。非同志。兄決不寫。但一笑置之。此頌日祺。兄中鵠頓首。初七早。

八

復生賢弟如握。前夕別後。忽然想及一事。忘與弟語。茲特抄錄龍芝翁來信寄閱。兄前上中丞書。以事太忙。尙未提及。數日內當致書言之。此事顛末究竟。不得其詳。吾弟謁中丞時。請將芝翁意約略一談。至信內末後一層。可以不語。藉此脫卸縣中礦務

。未嘗不好。若一身兼之。恐難兩顧。且不知章程何如。是否竟能自行其志，看來重伯集股必然無成。若欲入京考差。年前須銷假。始得與考。不能久留。或當自行告退耳。中丞密示一節。惟召甘知之。所有辦法。晤時切勿語及。以所儼尙在未定之天。恐漏洩。或滋紛擾。惟劉礦盡繳劣質。須詳細告之。以莊款曾經費詞屢屬照拂。召甘爲人長厚。明白得此中所以然。乃知兄再取化驗。實不得已也。此頌行祺。諸惟心照不宣。兄中鵠再拜。廿四夕。再。密查盤斗山鎊礦質。上中兩等。業已私運淨盡。用篋篋盛貯。每担八十觔。用礦夫等於夜間潛挑出江西袁州府連界屬縣。局中不過失察。初無所損於我。所惜放言高論。自命雋才者。行事居心。竟至如此。鄙人於諸後進。輒不敢輕許。可謂老成之見。

吾弟至漢時。到亨達利馬洋人等處一查。便知所爲底蘊矣。人材如此。可哀也夫。

## 九

復生賢弟如握。南學會稟阻力太多。彊行之恐當肇釁。蓋已大張告示。與之而復取之也。雖西人重取民財以辦民事。而中國風氣未開。辦團練民猶知之。然良民所喜。卽不良之民所惡。若學堂學會。則若輩全不解何謂。抗而不從。政體一變。以後他事將盡狎玩。故不敢輕發。本日有函已略言之。茲又補所未備云。頃中丞在校場閱操。馳告。得薊帥咨。委朱滋澤辦湖北招茶局。設公同購辦機器。湖南則委吾弟。不審已由尊公處寄到公牘否。此事

用人必多。兄薦三人。其二義不得已。另單開記。若將來局面大。薪水優。須得力人用。則舍弟現於鹽務已有退志。不知赫德接手後何如。渠於茶莊幫過一年。大致明白。或令其辭歸。亦未嘗不可也。此頌台祺。兄中鵠頓首。二十六。

十

伯嚴於康先生五體投地。謂中國有此人。卽亡如不亡。其論報館兩語。未嘗要鄙人用壓力。鄙人自述之耳。天下惟不知贊詈人爲無心肝。知贊詈則足與於君子。朱陸異同。相爭如水火。至王陽明亦比之洪水猛獸。究竟何一非君子乎。方今吾道大孤。通地球止有此數。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日者復弟論曼秋。曾言之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願兩弟益大吾力。宏吾量。以固吾羣可也。頃得岳生書。學堂一事。果係東鄉鯁議。劉弼臣已有信堅持不可。兄儻作函致東門市。要其來縣。更乞中丞敷衍以迫之。但是否能成。究未可必耳。此致復生兩弟。兄中鵠頓首。初六巳刻。

## 十一

佛生賢弟如握。得復書。具悉出題事不過爾爾。當日城南進稟不過數人。聞其中尚有齟齬者。六門自在。儘加出一時文題。有何妨礙。卽以事理論。藩臬以下

卷不請我輩看。何能往攬。此亦一定分際也。此謠之起。兄知之矣。其事因南鄉楓林團陶子恪誣控張蒼巖一案。援徐公捐項爲詞。關涉振務。

出錢在省買批。要牽振局。經兄發覺。須打一當道人飯碗。其人似亦在新黨之內。現已拏一向住書院之攸縣秀才。又牽出一臬署書辦。漸逼漸緊。先此福源巷陳宅有一案。其批前後不符。兄發覺陶案時。并舉以爲證。而兩案又均長沙承審。此則種下刺骨之仇。無可解釋。詆之將無所不至。并賴陳兩處。亦必雖黃矣。其事甚長。非楮墨所能罄。姑言其略。令吾弟知之。此頌時祉。兄中鵠頓首。六初。

十二

佛生賢弟如握。舍弟聞爲劉總辦堅留。若尙未辭準。辦法不異從前。稍留未嘗不可。若辭準。則毋庸議矣。晤時乞弟語之。出題



一事。極動公憤。毋乃太過。鹿門等請去時文。係未成之私議。鹽道令分別報名。乃已出之官示。若官示不爲憑。則學堂學會諸告示章程。皆不爲憑矣。天下事本不止一面。但畸重則未著想耳。城南原稟。定六門分類猶是。不過多一時文題。若嶽麓則本未請改。求忠雖具稟。而其旨不同。亦未批准。時文時務並出。聽其自爲。亦不礙事。且此次係因鹽道出示在先。須顧住彼面。故爲此調停之法。下次便可先行告知。使歸一律。亦易轉圜。事非干犯大不韙。無可補救。諸君何必如此動憤。怒不可遏。此等處如日月之食。昭昭共見。兄固自反。而此心坦然矣。因便故又及之。願頌夕祺。兄中鵠頓首。初六夜。

十三

佛生賢弟如握。昨得遺書。具示一。所言與兄無涉。外間未有聞見。同室不必固爭。惟鹿門爲二十七載同年至交。從前極知其專一讀書。稍不諳達世故。近見於宋學時務。一切開通。自媿弗如。益深佩服。經訓掌教九載。係兄舉爲替人。昨小宜謀江西學堂總教習。兄意尙欲推薦。俾收駕輕就熟之功。至誠相與。終始如一。乃聞銜兄甚深。至斥兄品行日卑一日。驚心動魄之言。使人芒刺在背。汗下涔涔。離羣索處。徑情直行。竟不覺墮入下流。爲天下至不肖。見於鹿門與人言。從未加貶詞。卽芝翁詆之。尙爲圓轉。自信彼此毫無嫌隙。今旣爲此鄙夷之詞。乃直諒之友

。意深惋惜。其必確有所指。非憑空臆撰可知。

出題事甚小。其批何卷與其  
等宗旨相違耶。果是經生

。知辯駁乃例有之事。何至避爾負氣。生平不  
敢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想來決不爲此。

吾弟從何得聞

望以實告

吾輩締交。

原取規勸。武侯下教曰。願諸君勤攻吾短。周子曰。人之生。不  
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幸聞過矣。而恥即隨之。苟得求遺行所  
實在。勉附昔人有則改之之義。力圖自克。不終擯棄於賢者。則  
攻錯之益。拜賜實多。直當永矢弗諼。奮紳志戴。若存卞急之私  
。啓閭牆之釁。自孤其德。致以後絕不聞忠告之言。流爲無忌憚  
之小人而不返。此則私心所大懼。自信斷斷乎不出此也。專此奉  
懇。敬頌台祺。兄中鵠頓首。初六早。

## 十四

佛生賢弟如握。輪船到否。今日能成行否。昨弟言亡後之圖四字。使人悽然欲絕。不知所屆。兄衰矣。辦振貧重謗。毫無足校。惟此生已傷。恐不足用於世。望弟善藏其用。留俟彼時爲四萬萬黃種立命。千萬至禱。警部一事。弟到京後能設法令明詔天下以行。此間自無阻力。此外則疆兵鐵路。似爲最要。果辦到。國猶足以自立矣。弟道員若爲例格。竟難核準。其款當可轉移千數百金。兄或可以借貸。就此過班。望爲兄留之。若不能。則亦不彊。兄於此無成心也。手此卽頌行祺。兄中鵠頓首。初十早。

譚嗣同書簡

不雅翻自 \* 著作權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出版

〔桂〕實價國幣拾二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編輯人 歐陽予倩

發行人 陳 劭 先

印刷者 建設印刷廠

桂林百岩山

發行所 文化供應社

總公司 桂林麗君路  
分銷處 總發行所桂林桂西路  
民權路新生市場37號

抗建時代最優良的國文教材

# 中學精讀文選

國文教材，爲

達到教育的總目標，內容與技法兩者應該並重。抗建時期，選輯足以激勵民族意識的文學以爲國文補充材料，自屬切要。七七以來，此項工作，已有不少人做過，可是大都偏重內容而忽略技法，站在國文教學的立場上，此種現象，實在應該加以糾正。葉聖陶先生有鑒於此，特與胡翰先生爲本社選輯是編。全書收古文及時文共三十九篇，都十三萬字，取材極爲謹嚴，每篇之後，列有詳明精當的註釋，教學時可省翻檢字典辭書之勞。卷首列有葉先生長序，於現時國文教學意見，頗多發揮。這不但是抗建時期中等學校最優良的國文教材，而作爲國文自修讀本，亦極相宜。

國民辭典

(王穆夫編) 四元

國民寫信

(本社編六版) 三元二角

國民寫信二集

(本社編再版) 三元四角

社會學入門

(姜君辰著再版) 十元

經濟學教程

(李方進著再版) 十三元

文 化 供 應 社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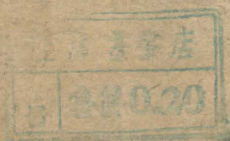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7418B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圖書原稿審查證處字第五九二號

實價國幣拾貳元



創

40 J